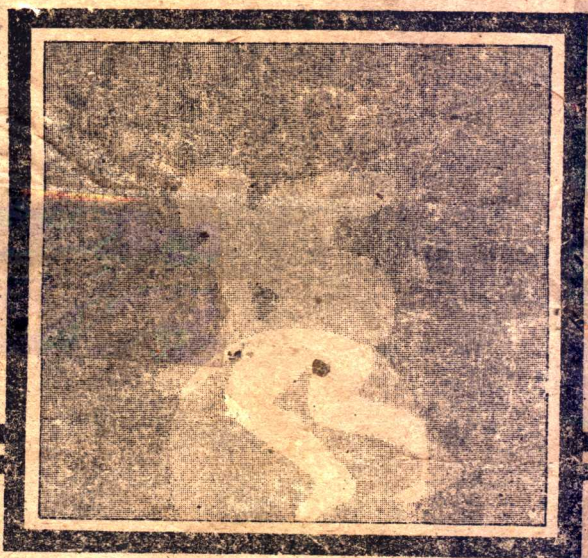


中國人

柳絮著



西安大東書局出版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七月初版

中國人

全一册

實價國幣



編著者 柳 絮
出版者 大東書局
發行者 韓 德 青
代售者 各大書局

總發行所西安

南院門街七十七號
電報掛號七四五〇

大東書局

分發行所

蘭州華中書局
天水建中書局

漢中大漢書局
洛陽豫州書局

自序

因為我自己是中國生，中國長，一個地道的中國人；所以我恨中國不強！恨中國人本身毛病太多！對我自己也不客氣。

由於恨就生出了意想，這意想就是愛，這愛就是我的雜感集。有感必有觸；其觸也者，即在我的日常生活中。這裏每篇都是被觸激發而後才感底。然而在初感之際，絕未想到還會集！後來觸的多，感的就多，以至現在集起來，這實在有點那個！那個呀！我自己也不知道！

開始我就是有觸即感，有感即作，以故祇能叫做爲感而作，不是爲作而作；現在感是有感始集。希望讀者亦以讀爲觸，由觸而感，感後的愛與恨，隨便！反正中國是中國人的！

中國好否？中國人負責任！中國人好否？我們自己要負責任！妄想亂論，胡行，瞎鬧，都白費；只有一心病須心藥醫！「自己跌倒自己爬！」「立己立人！」「才行！集之動機在這裏。

其感也者，相當淺薄，而亦相當深刻；準是怎樣？我也不敢說！

二

總而言之，我是中國人，我就要爲中國；你是中國人，也應爲中國！大家是中國人，大家都應爲中國而「各盡其力！」爲中國的中國人，也不防交換小意見；這集子就是代表一個「中國人」向其他中國人交換意見的！

別的不想多說了！

柳絮序於陝西西安三一，二，二〇。

五色土與地獄之主

中國人目次

序

金錢萬能？

中國人！

惟大英雄能本色；

捧人與自捧

坐官與做事

興趣

閱歷在目前的價格

自掘墳墓

想

臥薪嘗胆與徒發牢騷

有色眼鏡卸掉吧！

國之國魂其夫？

國魂

國魂與國魂

論亡國奴

談妄論外交的人們

戲法政治

有目共觀

鼠技

不要面孔的作風

憶老曹

牛肉餡餅

蓮湖公園遊記

西裝與革履

這個怨誰？

漫談資格與工作

假文憑

由戲場說到官場

紅眼人聽着！

兩水潭

何物麻將

見景生情

硬造祖宗

光榮與悲痛

鑲金與回國

知與行

醫生與醫死

自治與治人

救救下一代！

尾巴主義與奴才主義

談談大眾利益

自大與自尊

名利與事業

模仿與創造

悼劉君少山同志

勢利眼

新官僚舊花樣

附目

一、西安市上的奇形發展

三、向河北劇人說幾句話

三、閑談耗子

四、向那裏去？

中國人

金錢萬能？

「有錢買的鬼上樹」，「錢能通神」，所以人生都會講窮富，而唯錢論者又會當護好，忘了本分，化裝登臺，被錢的慾望支配着演傀儡戲！

抗戰進入嚴重的階段，革命混子們，都被逼的「真龍」出了現！不能站在自己崗位上幹，溜走了，作起有錢人的傳聲筒，作了鈔票的奴隸，慚愧！我們的精神不能夠壓服物質，我們的職責不能克服金錢，居然意志被「錢」挪移了。——看！很多同志，都是見了面就談每月拿多少元，生活舒服不？要不！就埋怨上級不給我們加薪，而工作呢？是否够國家給的那錢的價值？就不管了！

固然，誰不愛錢呢？尤其是這國難嚴重，生活程度日漸增高的今日，太太要擦粉，孩子買糖，自己又要吃烟喝酒，嫖窩子，打麻將應酬面子，一切一切就得要錢，有錢是老生，人人見了都慚。沒錢是窮光蛋小子，人人見了都鼻酸迴避！但是你不能夠耐勞，節儉樸實，不喝、不嫖、不賭、窮中自安，不見得你不能過活吧，又何必甘作

動搖份子，革命罪人，作有錢者的寄生蟲呢？看不見汪精怪和周佛海之流嗎？

在「日」不怕火鍊」的是「真君子」，不被錢支配的，才是真革命，精神勝於物質的當前環境，「金錢萬能」要被打破的。

中國人

有人說：「你們那一套言論，有點無聊，不干自己的事，何必得罪人？」忠告我們的話，我們認為正是「中國人」的本色。

中國人有四萬萬五千萬。數目的大，可以把人吓個跟斗。可是中國人之毛病，也恰和數目成了正比例。總理在民族主義中說：「外國人把中國人當作一盤散沙，真不錯，中國人由於自私自利的慾念過深，不但是粘不攏來的散沙土，簡直是各自顧各的鐵沙粒；這毛病在今日抗建工作中，更有些顯著。」

自抗戰開始以來，不過三年多，身披妖魔衣服，屬於敗類的「中國人」中一部份，慢慢的都被抗戰烽火燒去原形，通敵賣國的漢奸，甘作傳聲筒的「次漢奸」，利令智昏的貪官污吏，固執私見的腐化份子，終於掩不住他們已竟爛了的心，和猙獰的面目，他們叛

變了放棄了「中國人」的資格，去向侵略者屈膝，認別的國家作祖國了，讓祖宗在墳墓裏哭掉了鼻子，他們猶自沉迷心竅！

「中國人」就要像中國人！中國人即是像散沙，我們就要像上些土敏土，要是像鐵沙，就應該溶成一個鐵蛋，爲甚麼既生爲中國人，又不作中國人應作的事，又作些弔詭宗險的事？這真是我們的恥辱。

話說回來，中國人既多了，就不免良莠不齊，害羣之馬一類的渣滓終久會被正牌「中國人」淘汰了的，抗戰的火，將燒出了一切魅魍的真面目而毀滅，只是苦了被渣滓愚弄的純潔份子們，胡胡塗塗的也走上中國罪人的道路，未免冤枉之極！

中國到了淘汰一切渣滓，培植一切正牌「中國人」的階段。爲了使純潔的同胞們及時覺悟。知道中國人中有自私自利的那一類東西，別輕易被人愚弄，跟着去作大不韙，所以我們就是「事不干己」，爲了「中國人」的臉面，也只好勞心，並勞其紙筆。縱有人說我們無聊，那只有天知道。

惟大英雄能本色

讀三民主義，民權平等頁中，總理把人分爲聖賢才智平庸愚劣八種，這有相當道理，也有相當根據；我雖然祇知當然不知所以然，但甚慶專經不住推究。

古時有聖賢豪傑君子等稱呼，而中古又有英雄義士俠客等等代名詞，近代也有烈士，志士，等一些話語，這不過都是人與人間往來交接，待人接物所得的批評，別人送的諱號而已，也就是古往今來完人的練號。雖然「及時雨之於宋江」或者「北俠之於歐陽春」在意思上略有差別，而實際的用意上，也差不了很多。我們把它攙統起來，總稱完人，到不如「大英雄」好！

「大英雄」是「聖賢」，相對的愚愚劣的小人，「大英雄」之所以能成爲大英雄，就是他不能變本色，小人之所以爲小人，也就是他善變。——本色可以說是純潔坦白、本來面目，忠心赤胆，大公無私。始終性善，等等的簡稱，例如舜之孝母睦弟，周文武之弔民伐罪，伯夷叔齊之餓死首陽，孔聖先師之周遊列國，關二爺的秉燭待旦，岳武穆之精忠報國，包文正之鐵面無私，以至文天祥之正氣成歌，史可法之忠義死節……這些人雖然也是人，但總不和一般庸人一樣，他們開始並未顧及到顯親揚名，也沒想到會萬世流芳

，只是知道，憑了他那一顆坦白的純潔的良心去盡他的天職，總理之所以創造三民主義，總裁之所以領導抗戰建國，那都是「大英雄」的本色，尤其在陳炯明叛變和西安事變……等件事變中，更表現的明顯。他們這種偉大的精神，原是人類本色，用不着上天入地之難就可以學來，因為不過是恢復本來面目而已。

社會的罪惡，是人羣心理罪惡，人羣心理罪惡是變化的，可以壞也可以好，並不是原來的面目，要改造社會，就必須自己都把自己先改造成了「大英雄」。

「道大英雄能本色」。要成爲「大英雄」就要作到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本色。

二九、七、於榆林

捧人與自捧

社會上交際的節目，五花八門，但主要的却有一種給人捧場的「捧人」，這是社交勝利的原則，俗名稱之爲「拍馬」，——因爲社會上的人情，是炎涼可恨的，好的事。也會被人拉入壞的範圍，而壞的事亦易被顛倒成了「呱呱叫」的好的；所以本來「捧人」是含有兩種原素的，而一般人就順口號之爲「拍馬」！「捧人」也好，「拍馬」也好，總而言之，就是幫助自己以外的人忙。

三國時劉玄德三顧茅廬，爲要孔明出臺捧他的場，但是他却先來一個「親身三顧」去捧孔明的場；曹操把徐元直的八十歲老母擄了去，要脅徐元直，一定要拉他來，徐元直因爲正要捧劉備的場，所以在沒法不走的情形下，把孔明先生薦出來，而劉備却以錡樹遠矚的方法捧徐庶的場，所以徐庶始終不爲曹用，結果反成了劉方內線。不管那一個朝代，多大英雄，他能「禮賢下士」，先「捧人」的而結果必受「人捧」，但「蠅營狗苟」的「拍馬」者流不是這樣！

陳炯明叛變時，他時常以「少時夢左日右月」爲宣傳，企圖坐皇帝，他這種「自捧」，使他叛於革命，結果「名敗身喪」，並不是因爲他没捧。總理的場而後人恨他，只是因爲他太「自捧」了，所以「目空一切」。有的人頭領上帶着二扛二扇就揚揚得意，不知吃幾盞乾飯，其實不過如此。你看不上人家，人家誰又瞧起你？所以他「自捧」過火，反而成「閉門主義」——這只是說的「牛屁匠」。

「吹牛」，「拍馬」，在社會上到處可以看到，而「捧人」，「自捧」，也各有巧妙不同，會「捧人」的，譬如爲了國家民族，我們擁護蔣總裁，結果可以使自己起碼不至作「亡國奴」！不會「捧人」的，如汪精怪去降敵，他的結果必定是跳東海；在國際上，也是這樣，日本拘捕英記者考克斯，英就拘押日僑，希特勒捧斯大林，蘇聯就不干涉德國

的西進侵略，總是「捧人」者勝利，而「自捧」者失敗，如日本高傲自恃，反英反美，結果「自害自身」。

總之，「捧人」在人家困難，或者是爲了國家民族方面，就是自己卑屈一點，做個喇叭筒，也未常不可，要是爲了自己的「沽名釣譽」去「捧人」就成了「拍馬」，「捧人」必須站在大眾利益下，而「自捧」的辦法制除去「自重」外只有去「捧人」才不至成了一吹牛！」

二九、七、於塞上

坐官與做事

先 總理說「青年要立志做大事，不要立志做大官」這話的意思，受過教育洗禮的士大夫，當然知道的很清楚，就是進過兩天「三家村」的子曰學校的半老粗，和「斗大字認不得兩布袋的」白丁「漢，一聽也會道不是祇想「坐官」，是叫「做事」。

社會上的事太多了，智識份子也多了，但如果你冷眼一看，未免要「大吃一驚」，爲了「坐官」「爭地位」「奪權利」而「敷衍事」的，是如「過江之鯽」，而爲了「做事」，「拋去私人」「埋頭苦幹」「志向堅定」「立場不搖」的革命志士，究竟還是「

鳳毛麟角，」。

八

有的人學問很好，就是「人生觀」被「環境」搖動了，把「生活」列為第一位，把「坐官」「發財」列為第二位，却把「做事」列為第三位，以至今天說「東」，明天道「西」，誰給「官坐」就說誰是「活菩薩」，誰給「錢花」，就說誰是「救命佛」，「做事」的手段，跟着「風頭」變動，嘴裏儘喊革命「心裏光想「坐官」，這種人容易叫人買作奴隸，作傳聲筒的下賤事。

也有的人心裏想「做事」，但以爲要「做事」應先試行「坐官」，所以竭力求門子，開窗戶，弄個「官半職」，結果「一事不成」反鬧的「功不成名不就」，「鳳凰下架不如雞」。

固然：人生一世，能居人上，駕馭多人，有權有感，是較比着「官冕堂皇」，但是往往坐官的忘了做事，做事的反可得官，其原因就是求官者必由「做事」，由「做事」的成績自然會「坐官」。

社會本來是缺陷的，所以「真理」自在，而「人心」難改！看今日中國雖然有四萬萬五千萬同胞，真犧牲個人爲大眾的還不算多，抗建事業多大？放下「官」，而爲「事」的人，也很少。——就縮小到陝北說吧！爲了「求官」到處「蠅營」「狗苟」的，盈目皆是，爲了陝北大眾，陝北青年找出路，竭力想救濟，能有幾人？

有人說：「有爲的英雄在今日究竟少！」（試談！）。

二九八。於榆林

興 趣

「人生以興趣爲主，沒有興趣便只是生存，而不是生活，古今多少聖賢豪傑，他們能够做出一番驚天動地的事業，無非因爲他們具有一副熱烈的心腸，一種富豐的興趣。」——這報紙的作者這樣寫過。

孔子能循循善誘，顏淵能簞食瓢飲，是他們個人的「興趣」，岳武穆的「精忠報國」，戚繼光的「橫掃倭寇」，班定遠的「投筆從戎」，花未蘭的「化裝從軍」，汪精衛的外甥的「大義滅親」，劉錕（註）的「微解義囊」。這很多很多舉不完的例子，都可以說是各有他的「興趣」，但是：像秦檜的「陷害忠良」，石敬瑭的「出賣祖國」，吳三桂的「引清兵入關」，汪精衛輩的演傀儡戲，兩面派的掛羊頭賣狗肉，「狗咬呂洞賓」不認真人一類的「忘掉根本」，這又是各有各的「興趣」！

千模百樣，要分門別類也可以，但那就於時間上太不經濟，簡單說來，可分爲「好」「中」「壞」三類。

「人之初，姓本善，」人之初到世界上。可以說都是好的，但是後來經遭遇的陶冶

，就變成三類了，「興趣」各異，「作為」不同，「結果」也就「千模百樣」！由此可見「基本教育」是人先「興趣」的胎衣。所以一個人童年時的「家庭教育」和「小學教育」最要緊，最有關係這人的一生這不是指着一個人童年時家庭富裕與貧窮說的，而是指着這個人童年是和他發生關係的環境說的；充裕的不見得造出好「興趣」來，同樣的貧乏的也不見得沒好的「興趣」出產品。雖然：「雞窩裏掏不出鳳凰來」，或者「龍生龍，鳳生鳳老鼠兒子會打洞」。但人類是萬物之靈，不能與禽獸一例，君不見舜子丹朱不肖，劉備的兒子傻阿斗，中華民族中有漢奸，青年中有敗類。

我希望有「壞興趣」的人類朋友，能變「好」了，因為「壞興趣」將被人列入「非人」中的！

一九二八年，於陝北

（註）劉鐵錘是榆林有名的愛國工人，曾以三年積蓄捐獻國家。

閱歷在目前的价格

「一不經一事，定少一智」，沒有新嘗過黃連的人，大家絕不知道黃連味苦，毒藥能死人，都是有過實驗，古人叫「閱歷」，今人叫「經驗」。

黃翼殺人八百萬，李闖坐京十八天，誰都知道反叛難成大事，「漢高起義，光武中興」，誰也知道，「治國平天下」，不見得「靠自己」不行！總理革命十次失敗，一舉成功，那個不說：「有志竟成」？三民主義偉大，所以今日才奉為抗戰建國最高原則！

在後方的人們，看着敵人將戰區同胞趕出。到處流亡飄泊，其苦難言，才知道敵人來了，「我們得拚！」明明看着鄰家被土匪搶了，不由你不防備，看見敵機的炸彈不會拐彎，一發警報知道鑽防空洞，法國不亡而亡國，我們必須抗戰到底！

和君子講禮可以辦事，和牛馬動武才能叫他屈服，豹狼吃人，水火無情，治心病須心藥，自己的事須自己作，中國的仗須中國人打，榆林的災難，需要在榆林的人發啓救濟，綏德的圍，需要綏德區的人解！

這都是「閱歷」的賜予！

如此：還「怨天尤人」作甚麼？就憑了你的「閱歷」去幹吧！鵲巢鳩佔，還要鷓鴣的合羣反攻，毒蛇食雀，挨窠找到，蠶食等於鯨吞，我們要叫人尊敬必須要埋頭苦幹，為大眾謀幸福！

倭寇才一向越局交涉。我政府即知其野心，所以才整隊以待，他討不了便宜，這是意中事，「閱歷」的價值「大矣哉」！

「挨一拳，學一招」，看見人家挨一拳，我們也能學一招，「閱歷」不是「火燒着騙子」才知痛，下次遠點，而是做到，「推己及人」，的工夫！才可以不辜負了「閱歷」的價值！

二九、八、於陝北

自掘墳墓

翻高閣中珍藏的史記也好，看社會上流行的古小說也好；就是拿目前一樁樁一件件的實事表現來說也好。總跑不出「種瓜得瓜，種豆得豆」這個鐵則。有甚麼國。當然結甚麼果；這不是迷信的「因果」論，而是有其真理所在。試看；

歐洲大戰，專靠武力的希特勒，橫衝直撞，把多少弱小國家都撞殘了色，使英國大紳士也整日價提心吊膽盡其誠惶誠恐法國是亡在他手裏，這一方面是德國自第一次歐戰後，忍辱負重，決心復仇的成功，一方面告訴給專靠人家幫忙的弱國是靠不住的，再一方面說明專出賣人家欺騙人家的騙子手終於「欺人自欺」。但專恃武力凌人的強盜能成家立業嗎？也不過「自掘墳墓」。

倭寇自不量力，進攻我大中國以來，三年還多，祇以為開個伴遂其掠奪之野心，那知正是「自掘墳墓」，先來者已就，後來者將就，未來者應該怎麼？上海，太原，青

，問題的解決，照樣得「想」，事過去了，又來了一件，有些地方相彷彿，參考一下，又得回「想」——不「想」不能成事，不着實的「想」，不能成大事！「想」是實行的基礎，實行是「想」的表現！

但是「想」有的道理，有的就不理想，「胡想」，「妄想」，「亂想」，「夢想」，「想入非非」，「想而不得要領」，這些病態，是心理不健全的毛病，要打算治療，必來一付「強心劑」，固然「想是腦筋，而心却是腦筋的後台老板，如果「心理」能「建設」起來，起碼「想」可以納入軌道。「心理建設」是「想」的淵源，使用物質須靠精神，三民主義對不對全看「想」不「想」！

社會革命是土地問題，解決它唯一辦法是平均地權。總理早就說過，人家不去「想」，而只知「受了別人蠱惑去亂行」，「瞎喊」——有甚辦法？還得「想」！

中國青年的出路是「覺悟」——奮鬥——幹的途徑是走上三民主義大道「自力更生」

大道理擺在那裏，大家不「想」而只知「彷徨」又有甚麼辦法？也得「想」！

這不是「唯心」或「唯想」論，更談不上「唯物」論，乃是「人生腦筋是為想」，「人生各事必須想」的真道理！

沒有「木頭化」的人！沒有沒辦法的事！

「臥薪嘗膽」與「徒發牢騷」

越王勾踐之所以「臥薪嘗膽」是要「報仇雪恥」，所以「十年生聚十年教訓」的刻苦工夫，鍛鍊自己，警誡旁人，他並不是不知道睡在荊棘上不如「鐵絲牀」上舒服，也不是不知道煎鹽的味苦，不如吃「炒肉絲」香，不過他知道在那「國破家亡」的時候，應該那樣做，他又何嘗不願享福呢？

東四省及沿線各省豐淪陷區退出的人們，「日思報仇」「夜思雪恥」的固然有，但普遍看來，還是「徒發牢騷」的多。「臥薪嘗膽」很少，也可說沒有。「臥薪嘗膽」當然當不了飛機大炮，「徒發牢騷」也是無濟於事，「臥薪嘗膽」所以「堅心勵志」，「蓄精養銳」，「進可打回老家去」，「退可保留元氣」，「徒發牢騷」不但是「懦弱」的表示，也是「淺簿」的現象，切齒預備拚命的終會拿起槍桿，走上戰場。報仇的人不唱高調，不怨天怨地。「咬人的狗不露齒」！

國家蒙了奇恥大辱，更應該覺醒，立下「臥薪嘗膽」的決心。「說了就做」「做了再說」，甚至於「做了不說」，才是今日中國人的態度。不然，「徒發牢騷」是白費。

「精誠所至，金石為開」埋頭苦幹，終能成功，口不應心，徒唱高調，不自克己，而多罵人，那是枉費徒勞。

明白嗎，蒙有恥辱，想報仇的人們！

二九，一〇，於陝北

有色眼鏡卸掉吧

近來有些自命前進的摩登的男女們，把眼睛上戴一付赤色眼鏡，怪裏怪氣的走到街上，看天青變紅，看人黃變赤，看見百貨商店裏東西，垂涎三尺，恨不據爲獨有，明明是晴朗的天，他偏說刮黃風，飯館裏的烟筒冒白烟，他偏說是起了火，他不但亂看亂嚷，並且還裝出關心社會的樣子，穿起雨衣，拿起雨傘，說：暴風後必有雨，又担了水桶，拉着水龍，去向冒烟的地方射水，還喊着「救火呀！」這一來，有些人，沒看見事實，跟着動搖了，有的也担着水桶去救火，但是一等到走去看見不是火而是白烟的時候，馬上會很懊喪的跑回家，再也不聽他喊。但也有一般瞎子，不考察事實真像，也附和着摸索着穿雨衣。

那戴眼鏡的人們，何嘗不知道是自己的神經錯覺，不過謠言已經傳出去，事情已擴大起來，水澆了不能自取，話出去不能回籠，裝有一般倒葫蘆洒了油，一就再造上幾套，明明人家在和人握手，他說是和狗拉手，明明人家殺敵人，他偏說，在屈膝求和；不斷的造謠，不斷的呼喊，有些瞎子，傻瓜，就聽他的指揮去無風起浪，無事生非，天

不昏也鬧昏了，沒有火也有火了，在青天白日光輝中，度着生活多麼好，偏偏要玩他那有色的錯覺，因為他眼上多了一付「有色眼鏡」，把視覺，聽覺，神經都倒置了。

要剷除這種故意搗亂的份子，必須舉起而攻之，打碎了他的「有色眼鏡」。

整天在街上跑，而且嚷的摩登青年們，我希望你摸一下眼眶上，是否戴着「有色眼鏡」？要有趕緊抓下來掉了吧。

瘋子和傻瓜們，社會上是不許存在的，不然那只有送入瘋人院，去醫治要命的病。

論亡國奴

不管公民，良民，遊民；人民，或考國民，及廣大民衆，沒有國家，就不會有那些名詞，所以可以定個成語爲「無國即無民。無國有民則爲奴。」民族也是一樣，最少也各有其國家。沒國家的民族，就是「亡國奴！」

盎格魯撒克遜族與英國，拉丁族與法國，美利堅族與美國，條頓族與德國，大和族與日本，凡是有獨立民族的國家；差不多才能算獨立國家；同樣的斯拉夫族與蘇聯，中華民族與中華民國，都是一個道理。上一般獨立民族的國家，容易富強康樂，一個民族數個國家或者一個國家數個民族，就容易亡國，民族容易作「亡國奴！」歐亞兩洲都有例在先。

亡「國奴」分兩種；一種是被外國用武力徵服，硬要跪伏下來當奴隸的，一種是「毛遂自薦」自甘作外國牛馬的，我國抗戰中產生的，「認賊作父」，「為虎作倀」，「引狼入室」的漢奸，就是「亡國奴」第二種的一類。可以說凡認中華民國以外國家為祖國的人，都屬第二種「亡國奴」的範圍。——縱然他也自命是黃帝的子孫。

猶太，沒有了國家。到處被人輕視，高麗台灣等小國亡了國，世界上只有中國同情他，日本一類野心國家，把他們看成禽獸不如。

中國抗戰最怕民族滅亡，也就是怕國家滅亡，民族變成「亡國奴」。英德、希意戰爭，也有各爭國家的存在，民族的獨立，同是怕民族做「亡國奴」的。

抗戰開始時，有中國人宣傳「寧作蘇聯國的亡國奴，不做日本的亡國奴」，原因是日本太毒辣。其實世界上那一個國家會優待過「亡國奴」，所以如說：降日本的是「漢奸」，那麼甘心作別國奴隸的，還不如「漢奸」名之曰「次漢奸」，甘心作「漢奸」和「次漢奸」，成「亡國奴」的都應該「殺無赦！」

二九，十二，於陝北

談妄論外交的人們

要說外交是國家大事，自有外交部的專門家去管，用不着二瓶不滿半瓶搖的人來干

涉，在這比權輿盛時代似乎不合理，但常有不近情的人們以私人嗜好？胡作埋怨政府的謠言，這也未免無聊！

一個人做事，只要光明正大，別人自然明白；一個人做事，如果瞞人昧己，別人也不會糊塗。任你說得天花亂墜，也藏不住褲襠裏的尾巴。宋江是梁山的強盜，只有同道的人認為他是英雄，流氓是國民中的敗類，只有日寇把他作暫時朋友。單方面的主張，不計及整個國家民族的存亡，而煽惑國人捏造謠言者，祇能把他攔入「漢奸堂」中。

世界上國家外交的策略。沒有一個是爲了別樣利益，可以說都是爲了自己的國家外交家們，雖然不是他自己長的。但他履行的任務。絕沒有私人的意見，假如有，只有在精衛，因爲只用私人意見而不管國家民族整個利益的！正是「漢奸堂」中的一位！

德國外交親德，不是認蘇聯作祖國，英外交親美，也不是打算棄美美國化；德是爲去掉後顧憂而長驅直進，英國圖着美國每月五百架的空中機械部隊抵抗敵人。中國雖然弱的不敢得罪任何強國，但親英美或親蘇及親×也不會跳出外交原則去出賣國家民族利益！所以准「漢奸」或「次漢奸」的荒謬主張，我們應該駁斥外，至於國家外交的親×問題，自問不是外交家的人們，最好緘口默察，不要以爲妄事干涉外交就是前進！因爲狂吠的狗不能咬人！盡賊的人，都在他的崗位上。

妄自造謠計圖破壞填私慾的人。往往會「吹毛求疵」，其實結果不但像日寇似的紙

老虎容易折破，而身極易被國人列入「漢奸堂」而不齒！

此類人們醒醒吧，何苦「自作孽」！

戲法政治

變戲法的人，是個藝術家，他能；空盞取水，空箱取物，空罈生烟，空谷來風，無中生有，有變於無，神出鬼沒，千變萬化，讓一般人，大驚小怪，這又是變。

變戲法的人。還是個創子手，他可以；殺人不見血，大解八塊，活人入罈開腸破，肚，吞鐵球，吞寶劍，軟硬工夫，要十八般兵器，作的煞有其事，可以驚魂動魄！這是武變。

文戲法是手彩，多半是假的！武戲法是技術，多半實殺實砍；但不管文武戲法，他的用意都是騙人，他的目的都是爲了玩戲法者本身的利益，戲法變障，極力以假作真，以真作假；利益到手，戲法揭破時，人是人，狗是狗，真的真，假的假，保毫不能瞞昧；欺騙老實人，只落於一短時間，致第一次上當，第二次再不變觀，所以玩戲法的騙人，當是個流浪者，不會和「落地舖」似的設於一堅固定的地點，因爲上當者只一次。

現代人有用戲法手段在政治舞臺獻技的，可以命名曰「戲法政治」。

二九，十一，於陝南

「政」是衆人的事，「治」是管理，管理衆人的事叫「政治」，先總理在民權主義第一講上說的很明白，衆人的事，即國家民族的事或者社會上各部門，各階層的事，這些事，是實在的，不是虛擬了騙人的，從事政治工作者，應該腳踏實地的埋頭給大衆盡義務，不應該像戲法藝人的連吹帶擂，結果騙人，假如專以「戲法政治」去玩弄大衆要戲大衆，而從中取利，這種政治手腕，將被人揭破，而躲避和遺棄的。——不管國內或國際。

固然，政治人員，須有政治頭腦，政治手腕；但其政治策略的根據，還是真實的，而不是紙中生有，無事生非的。例子很多。不勝枚舉。聰明的中華民國人民，穎慧的黃帝子孫，會看的很明白的。

吹一擅長「戲法政治」的先生們，請你們放掉私人利益，努力國家民族的實際工作——抗建——盡一個中國民的天職，不要再施用你那巧妙的宵小伎倆，欺騙誠樸的欺下人吧！不然；終久會被大衆遺棄的。

有目共觀

人類雖是萬物之靈的動物，其實也不過如此；螞蟻蜜蜂社會，尚能和氣互助互衛，服從一個真理性，而人類中私慾蓬勃的狗彘行爲，常會演出罪惡的現實，誠不如螞蟻蜜蜂。

但人到底還是人，就是有些敗類利令智昏。在作認賊作父的把戲，那或是捨開他的本性，走上禽獸之途罷了。在「有目共視」之下皂白自會分明。

看「出賣祖國的漢奸汪兆銘，他雖然厚着臉登基坐了殿，衆目昭彰之照妖鏡下，誰不向他咧嘴」幾百年後歷史上「漢奸汪精衛」這字眼將永久被人唾罵了；拉他尾巴，仿效他的「次漢奸」們。絕不會不知道這一點，「手遮盡天下人眼的勾當，反容易成了「衆矢之的」，出風頭要真心爲了國家民族，別入自然會樂從，要是爲着私人意見，少數人利益，也逃不出國人聰穎的耳目。

假如以爲部下有點狐羣狗黨烏合之衆，就認自己有「真龍天子」命，那簡直是欺人自欺，紙老虎一破，任誰都會取你的頭顱向國家民族繳功的，和日本強盜一樣的大夢一場，後悔遲晚。

中國古時的自相殘殺。是沒有主義社會的必然現象。現在有了救國救民的三民主義了，還要故意作梗，衆目之下，自成灰燼？注逆叛國，遺臭後代，前車之覆，後車之鑑，切莫自尋滅亡吧？

歸結來說，故作的面目，「有目共視」！熱迷不悟，害却本身！欺騙天下，煩惱自尋，「痴人說夢」的行爲，枉惹人笑而罵，「掩耳盜鈴」的辦法，終會囿於法網的。但

是，「苦海無邊，回頭是岸啊！」

「自命不凡」的先生們。合上眼想：「何苦？」

二九、十一、於榆林

鼠技

偶看聊齋誌異，有「鼠技」一段：「有藝人，措布袋，拿木架，含小哨，至人多地，出袋中物，扮小人，登架表演，生旦淨丑，戲態備出，隨藝人之口哨，動作靈活，儼然小人戲臺，令大人噴飯」，其扮者小鼠也。這是去三掉四的翻譯文章，不及原來生動，是否實有這事，世界上千奇百怪，誰也不保險。

夜晚夢中，往往被耗子的撕紙聲，擾亂清夢，迷糊的霎那，有時認為是小偷挖牆，又有時當作血火燃膚。結果虛驚一場，妄自騷擾，原來鼠輩戲技，不值一笑，次夜張籠以待，連捉三頭，睡覺馬上安穩，鼠技再不敢逞強！

老鼠，也叫耗子，是一個四條腿，拖長尾之小獸類，日伏夜出。專作偷竊行為鬼鬼祟祟，見人即逃。貪圖口腹，擅長破壞，趁機出沒，亂咬衣物，乘隙進攻，破壞箱籠，不分青紅，不分厚薄，齒利喉殘，咬遍四鄰，有時白天伸頭洞口，刺探消息，有時橫鼠桌下，看你態度，豆眼咪咪，草屋遲遲，橫街直趨，誠屬游擊份子；有時「同室操戈」

，囂囂煩人，有時成夥出擊，使人難防，中國土地很大，人又是善良而殘暴少，所以老鼠今天還沒滅種？

防止的方法，有用鐵枷子設食硬泥的，有用鐵絲作籠設餌引誘的，還有在承盆上蒙一紙，中用刀劃開十字，上懸片果，引鼠吃果，令其墜盆淹死的，種種辦法，使老鼠非常寒心，未出洞之先警戒，有人說：「老鼠未出洞前嘴唇蠕動，是預卜吉凶。」宵小獸類，那能預知，未免估計太高了。小鼠之家，養貓等待，日守洞口，夜待路旁，見影伸爪，聞聲即到，縱鼠輩能偷天換日，呼風喚雲，貓掌之下，亦難施展，任他千百老鼠，一貓即可弭患，鼠輩今日尚有，貓太少的緣故！

堂堂世界，明明乾坤，何容鼠輩戲技，真是自尋滅亡，飼貓以待，看爾猖獗到幾時？

二九、十一、於榆林

（參閱附三閑談耗子）

不要面孔的作風

時常在各種不同場合裏，遇着一些人，總愛以自詡爲能事，也不顧別人耳朵發癢吃虧，儘管把自己抬到半天空中去，並且還特別適應大時代。我就碰到過一個人，他不過

回了戰區中家中一躺。但是他卻把甚麼「敵寇正來，當即策動地方武力，予敵人以打擊」一種種漂亮話搬了出來，事實上究竟如何呢？誰也沒看見，也只好任他吹，不過多數人心中就有「不要臉」三個字存在着。

本來嗎！你要是真心爲國家民族作了事，國家合羣衆當然會認識你，對你必有褒揚和鼓勵；但是你要自己不顧天高地厚的「自我宣傳」，那也不過要社會上知道還有一個「不要臉」的，罷了。

整天價坐在沙發上，高喊殺敵，而他身上第一個穿的仇貨衣料，高唱儲蓄，却極力把貨價抬高，名上說「我也抗戰建國！」但是他正間接喝羣衆的血，看着鈔票就眼紅，管你是甚麼款，一律入之腰包，爲之上策，忘了人家暗裏拿手指劃，臉皮厚到一尺二，如此，成了「不要臉」之甚者。

我國到現在，抗戰勝利決來臨了，居然還有強認碧眼兒作祖先一些人誹謗政府難道這三年另八個多月的支持，還是靠着天嗎？這種人不但積極不把自己力量貢獻國家，並且他還想法搗政府的蛋，自己向國民宣傳，「抗日的只有我們」，不管旁邊的人向他咬牙冷笑，只管把粉向臉上抹，結果倒把臉皮弄厚了，成了最高的「不要臉」。

「不要臉」就是沒有良心，大凡一個人都有一這良心，厚良心，假如作事，狗人必露眼，那人家一定說是好，不掏人心，人家一定說壞，這個壞，就是沒有了人心；心都沒

有嫌，賸皮當然更不重要，涎皮涎臉，忘掉本性，臉容無恥，淨作欺人騙己的事，所以爲了說起來順便，一般人就說這叫「不要臉」。

「不要臉」的雲打算要臉，就先搗人心對外。中國人就把中國人的心搬出來，千萬別放下人必去充人！

憶老曹

三月、四、於西安

一提起老曹我腦膜上立刻就映着一個黃瘦子臉兩隻大眼，眼鏡常架在鼻子準頭上的一個印像，他時常掀起薄嘴唇，向我說：「對的喇！」民國二十九年二月中，在省黨部裏的宿舍裏，多了一個人，簡單的行李，鋪在狹小的床上，時常在夜裏闖出掉下床的事，最少早晨起床時衣裳總睡在地下，和睡在床上的人脫離了關係，但是他很安靜，對那生活並沒有抱怨，也不着急，一睜眼，就咳嗽，總吐一堆痰，我們住在一個屋裏的同事們，都有着同樣的感覺「這個人奇怪！」這個奇怪人，就是現在已經鑽了黃土的老曹。

今年我從榆林回來，看到的老曹，樣子更難看了些，行李還是那樣簡單，但是據說每天晚上他還要挖腦筋編晚報：「老曹是怪物！」出口頭語，普遍在同事們的嘴上。

老曹的確是奇怪人，他數學鄭板橋的字體，他愛寫幽默的文章，他不願意和他的兒

子通信，因為他志向遠大，不得伸展，他不求優裕的生活，因為他怕太享福了會墮落了志氣！他……他就愛吸紙烟。

這古怪人，現在再也看不到他了，他死去，他長眠，他的古怪都跟他去了，我不由淒楚，流淚！因為他的古怪是純革命的呢！

「一天！許多該死的，死，許多不該死的，為甚麼偏會死去呢？」

三〇、二、於西安

牛肉燴饅

掛羊頭賣牛肉，好像已竟成了現在社會中的一種習慣，賣啥的不嗾呼啥，自己做了丟人的事，反而侮蔑人家，不知底細的，往往莫明其妙。

西安的羊肉館，到處可以看到，而暗中帶有牛肉的，却十之八九，在出賣的夾帶中，很容易看得出來，有的人是吃牛肉的老手，給堂官一個會心的暗示，堂官兩眼一合就會給你如願以償牛肉到口的。

羊肉館裏，每天早晨都忙的很，熙熙攘攘，吃肉的極形擁擠，但那些人也有個享受不同，譬如熟客，跑堂的認識那是×科長×秘書，那是×委員×主任，他就會給你囑咐灶上，使用好湯，燴出來的一定味厚油多，對你有點陌生，甚至是穿二尺半的丘八先生

或者穿長袍高帽的小店員，那任你多高明，堂官也不過叫你吃個平常而已，你要不服，那只有自急，因為吃牛肉，公家也要科罰的呀。

商人們的詭計多端那是叫人頭痛的，尤其是尋看人而招待的牛肉館的堂官們，他更是商人的典型代表。

他們以為把錢票子倒來倒去的是高明，實際上也不過一輩子罷了。「牛肉總饅」雖然僅僅四字，但裏邊却包含着「法會」「世故」不少的奧妙文章里。

三〇，三，於西安；

蓮湖公園遊記

多日沒到蓮湖公園觀光，心裏覺得有點不舒服，趁着敵機沒來，天氣稍涼爽的一個傍晚，提起了一遊的興趣，好在距離並不遙遠，安步儘可當車，既省鈔票，又免得叫洋車夫嫌錢少生氣。

到底不愧公園，一進門，就遊人如雲，但是却未揮汗如雨；雖然在大街上吃了不少熱氣和灰土，終於發一種涼爽的空氣，鼓勵起精神，信步蹣跚，任眼隨便，不管紀念碑的面龐上猶留有炸彈痕汪逆夫婦很安然的跪在那裏，更不知那些穿高跟鞋，抹胭脂粉的

「迷死」們，在嬌娜的想甚麼？祇是覺得公園本身秀雅的可愛！

憑弔那一塊被敵寇炸彈犧牲的遺跡吧！燒焦了的樹，燒完了的灰，被無情炸片穿破了的樹皮，炸碎了的碎瓷片，烤黃了的地皮，任何一星東西，都會叫你追想到被炸而燒時的慘痛情形更會轉想到對敵寇無恥濫炸的憤恨！燒成半死的焦樹啊！何時復活呢？遊人們差不多都有這種同感。

花叢中，歌聲起處，情侶雙雙，怪不得愛嫉妬的花兒，在招蜂惹蝶了，誰叫那些聰明的人們，跑到花下去賣風流？枝條紊亂的野薔薇，沒有嫉妬的機會，只有蹲在花畦中遊人們羨慕，洋槐極力想伸枝撫慰一下坐在樹下靠椅上的稍疲的遊人們，而他的天生態態和身段限制了自己，祇可老實的站着，難能達到理想。

不知是沒燒完啊？還是直設的茶園！把人們從來作為休息的地盤，用竹竿圍了起來，擺上了他們的茶桌籬椅，在招待有錢的僱客享受，常被遊人們坐着或摸着玩的頑石們，靜靜的蹲在原來的位子上，只成了擺設，而無緣再與遊人接觸，頭戴草帽，身穿短褲，襖的鄉下人，隔着竹籬一看斷了緣的石凳，石塊和麻醉了的「迷死」，老爺們，不禁望洋生嘆了，不想公園裏有了私人謀利的「租界」偏又是遊人們歇腳的地方。

窮人和鄉下佬同樣的運命，公園裏可以休息的舒服，和光滑的頑石上，不允許一文莫名的享受，這簡直叫人有氣向肚子裏嘔！

幸虧太陽作了和事佬，慢慢的西沉，讓宇宙馬上黑暗起來，不管甚麼人，都必須蝶的樂園回來了，在流出公園門口人的潮流中，是同享了平等的權利。

街上的電燈正有力無力的發出微弱的光，熱膩的空氣，迴然有異於園中的，原來人世自然是不平等的！

西裝與革履

有一位先生，他譏笑我西裝都不知道怎麼穿，如何能做事？我雖然是個鄉村出身的小伙子，但對這話就有點不服氣；所以決定先從皮鞋上肇端，一試西服的味道。

穿西服不穿革履，總看着有點蹩腳，而穿皮鞋不穿西服，還倒可以對付，大街上就有很多人穿西服，我一來爲了減少別人對我注意，二來也真有點膽怯，三來經濟條件也有點限制了我；所以更必須暫時不穿西服而獨試皮鞋。

沒吃過豬肉，誰還沒有見過豬跑？皮鞋總是穿在兩隻腳上，用來走路的，人家可以走，我難道不行嗎？

於是，我咬着牙花了四十五元鈔票，換到一雙光亮的皮鞋；選了個黃道吉日，裝飾

在我那胖胖的脚上，剛穿上雖然有點緊狹，却不感到難過，只覺得有些趾高气揚，尤在皮鞋踏着礮甬路，發出清脆的咯唧聲音時，內心更有說不出的興奮。

走到大街上，人家並沒人注意到我是頭次穿了新皮鞋，也沒人專向我鞋上看，露臂的女士們也沒有一個真正欣賞我這一雙受着優待的脚，我以科學眼光分析了多半天，才知道馬路旁皮鞋太多了，況且人家的皮鞋都比我的更亮，更光。好在我並未像那些時髦男士們似乎爲了獵取甚麼，僅是打算引起一些人能對我的先向我自己挑一個戰，是否有福穿西裝，穿皮鞋不過是個先鋒隊！最後目的因爲我想作事！

開始脚並沒感到不舒服，走起路來大踏着步，挺着胸脯，自信我這個並不多醜的男士，在社會上還混的過去，每逢經過瞎着眼的乞丐老太婆面前，一定繞個灣；看到前面一個鬍髮高跟的女人，一定加緊兩步追上去，並不是看人家的醜俊，而是試驗。她是好看我的兩隻脚？因爲報紙上常登，摩登女郎是專看男子們的皮鞋而評價的！等到她真好像向我脚上看的時候，我的脚又感到有些侷促了，她們何常光看皮鞋呢？原來她們還注意衣服啊！壞了！我穿的是一身破草綠軍裝，這一下，沒輪到看臉，視線就轉移了陣地！由於實際經驗，於是我對穿西裝的緣故，算又得到一個有力的證明。

穿皮鞋，不能走高低不平的路，然而西安有名的是一馬路不平，在不路上，倒還神氣，一上了那吃塔奇突的石子馬路，或者堅硬的不平土路，脚就和皮鞋起了摩擦，活

的怎能磨過死的呢？所以脚在哭泣了！實際上脚是有機物。皮鞋是無機物，有機物和無機物拚的時候，活的總是失敗，宇宙和人生的關係，何嘗不如斯，就是一個佐證！

有目標約走路，可以勇往直前，不願往返，而試驗或者散步，則必須有個回來，以故我的脚雖然感到痛苦，也必照來路那樣遠的再走一次。

到家一脫鞋，襪子爛了一片，隱痛的脚跟 告訴給我，說它受傷了，脫襪子一看，嘿！可不輕，銅元大的一塊肉皮，和脚跟脫離了關係。津津的黃水，還在那裏向外冒，痛的程度就不必說，實在不合算！氣的我把皮鞋去在一邊去，一等到「樂極生悲」，一挨一拳學一招，——快樂背後是痛苦——這些哲言時，不感謝那皮鞋的坦白，它沒半點虛偽的告訴我，「本身不健全的人，是不應忘想享受，而輕易試驗西服革履，沒學問能力的人，是不會做出甚麼大事來的！」我馬上檢起那雙功高的皮鞋，拂去「灰塵，露出它驕傲的光芒。

皮鞋先鋒打了敗仗，西服失望到極點，寧可叫人家說我不會穿西裝吧，我是中國人，有中裝，中山裝，我何必拚了活活的肉去和死東西磨擦，我也不願叫那些死東西把我的活肉磨死，我要作一個活人，不要作行屍走肉！

這裏證明，穿西服革履，先得作些甚麼事。

後來覺悟到，我真不够穿西裝革履的資格；因為我沒法賺錢僱洋車或找一個包車。

這一個怨誰

男大當婚，女大當嫁，人之大倫，即便是聖人，賢士也不能指其爲大逆不道，並且還會送禮讚美，如果男的娶的是個淑女，女的嫁的是個才郎，就更會使人羨慕不置，而高呼「戀愛至上」，「鸞鳳和鳴」！

婚嫁這種事從地球上生物就發生，一直演變到現在，進化到，我們人類自由戀愛，文明結婚，鬧的花樣够編一部書，然而到現在依然保存着，原始的色彩。

姑無論，結婚典禮是隱含着掠奪者慶祝勝利的意思，只廣泛的看一夫多妻制，就是猶帶着八分獸意，不能一概而論固可，可惜的是現代婦女，就亦有病不覺，甘作貨品！

上古專制時代，皇帝有三宮六院七十二嬪妃，那種派頭，在中國實在是件常事，如大舜只是有娥皇女英，已是偉大，即使大官大員們恐怕也不免有二妻四妾，所以現在婦女們之解放是有根據的。

民國以來，政府把男女的權利劃一以後，像以前那種事依然存在，這當然可。怨男子們太卑視女子，也怪不了女子們要走出廚房，要生孩子。要不作寄生蟲，不作貨品，然而究竟也有相反的笑話。

前兩天日報上，有一訂婚啓事，是三個人冠首這無疑是二女一男，因為二男一女，那是三角戀愛，勢必衝突，兩女一男則爲司空見慣的事，雖然報紙上是新記錄。這個啓事，是個根據，是個質問婦女界的根據。

登啓事的規則是雙方（這裏必須說三方）同意蓋章，報館才允刊出，那麼這三位魚水合諧，永訂白首，行將洞房花燭的一男二女，當然已都是同意，並且已經「三方家長同意」如此有人再說女子受男子的束縛，三歲小孩誰會相信？

婦女界如果認爲是平常，嗣後儘可一男五女或者一男十女同登訂婚啓事，反正有錢就可以買得來，並不是男子專制，而是女子情熱，婦女界如果認爲是恥辱，那也憑她們去，反正是事實如此。

這個怨誰？你還能說怨男子們嗎？

漫談資格和工作

「你有甚麼資格？配合我談問題！」假如一個老粗和一個大學生坐在一塊兒談談的時候，這個大學生保險準有這麼個卑視的心理。

「本來嗎！由小學到大學起碼工夫需有十六年，鈔票需用好幾萬，從來甚麼不知的

「黃毛娃娃」到會穿西裝皮鞋拿司替克的「準大人物」，就憑了這點花費，「三家村」
「子曰學校」沒上二年，就貶下田去流汗的老粗：怎配比的上呢？

大學生固然有資格，他的能耐也真不可蔑視，像雪茄怎吸，西裝怎穿，洋裝書怎拿，飯館怎下，見官怎見，戀愛怎講，情書怎寫……平常的人就有點蹩腳，不過，現在支持國家大局的遠真靠着大學生和留洋生，地位稍高的，不都在履歷表裏填寫甚麼大學畢業？可是，他們究竟幹了些啥？「勞心者食人，勞力者食於人」，我不禁十二分承認這話，因為這話是古大學上說了記下來的！

「學以致用」，社會上學過業的大中學生很不少，然而學的是甚麼，所用的是甚麼？難道一張文憑就可以充實國防，完成抗建？人作惡，紙文憑又有屁用！不是很多大學生也去當奸商貪官污吏嗎？父母國家培養的「高才」是拿架子害百姓的嗎？所以 總理說：「只要智識份子都不積極作惡，革命是很容易成功的」資格！資格是害人的。

老粗們沒資格，沒學問，當然可恥！但是他們會吃苦流血流汗，血和汗種出來的麥，血和汗換出來的勝仗，血和汗的成績；社會上到處都表現着啊！他們沒學過業，也沒墊出一筆學費，然而他們沒有失業的，也沒有怨政府不給他官坐的，他們只會工作。

資格和工作，比較一下，徒恃「時間，金錢」換來的資格，能和那一把血，一把汗不停的工作者，相提並論嗎。由此我們可以知道：資格是和技能不能分開的，有了資格

而能担负繁重工作的是原來的不分，沒有資格反能担负超過平常的工作，就是高尚了，光大學畢業不靠關係能觸立的是應該，他是「時間，金錢」換下的，如果資格很高，工作不努力，甚或拿資格去騙人，去害社會，小心失了業也祇好背上文憑去拉洋車！社會是現實的，從不放過那個假扮喬裝的人。

以資格傲人的畢業生們，還是多向自己要帳吧！

假文憑

「中國人對真的不愛講求，對假的都蠻有興趣！」試一看大街上的房子，行人的面孔，無一不是如此！

最有趣味的是假文憑，沒上大學的可出花三十元大洋買一張畢業證書，沒作過工作的可以設法找到委任狀，這固然已是智識界的慣把戲，而鄉下老農有時也會造假地契。

真能耐久的人，不見用非耍那張「口口大學畢業」的文憑，有了文憑而不能工作的，照樣吃不開，假如碰到假同學盤問起底細，鬧個張口結舌，狐狸尾巴一露，飯碗豈不一碰即碎？有那張紙倒不如沒有那張紙了！

古往今來，專靠文憑吃飯作事的，沒有一個會成名！孔聖人，管夷吾，王陽明，那一個花過那冤錢？然而他們靠着閱歷，思想却成了中國有數的政治家，總理一輩子革命，走遍世界，也沒到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去買一張假文憑，三民主義也發明了，大總統也坐了，中國革命算有了依仗。

要說爲了吃飯養家，有文憑就可以抬高地位，多掙幾個薪金，那倒乾脆不如說是爲了欺騙政府的考核，藉以拉拉關係，不過，「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狀元」，何必一定坐官，我們貴國的人事，也就是私情太重，而制度又需要資格，不得不應付官面，弄的，反正「肉爛在鍋裏」，大家相行互效，都不以爲恥了。

其實呢？社會之大，部門之多，何處不養人才，欺騙政府的，依然是欺騙了自己，「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爲」，誰不知道汪精衛得國台？假的怎能比過真的？你歷履表上縱有「口口大學畢業」背後誰不拿食指指着你撇嘴！捧上大學畢業文憑只能給人家作個文書，那不是更難看了嗎？

所以奉勸在求學的學生，千萬不要其目的在畢業文憑，真殺實砍的能耐才有用，徒有文憑不會作事，那文憑也等於個零，尤其是現時代，一張文憑，瞞不住社會，也瞞不住大眾的！

由戲場說到官場

三八

中國人到底是中國人，坐官的總有點官架子。

有人說：「人生如唱戲！」所以走到社會舞台上，總裝扮出千萬不同的模樣，百什不一的架子，像戲台上有戴冠冕的，有戴紗帽的也有戴方巾的戴毡帽的，臉上有擦粉的，有抹顏色的，有抹油的，也有在鼻樑上抹一點白的，裝皇帝的前呼後擁，裝官員的叱風雲，可是裝家人的總得溫雅柔順，裝流氓的需要喜皮笑臉，所謂「裝腔像哈！」如果以三花臉裝官員，再裝也還是鬼鬼祟祟，所以從前有人教子以「唱戲學坐官」為訓。

學坐官的人，必須先練習架子，對上級怎樣恭而敬之，對部下怎樣申而斥之，對同僚怎樣驕而傲之，學會了這一套就會登台，頭果裝的是三花臉的油腔滑調，狼頭鼠目，任你眼皮再高，強拿架子也遮不過大家的眼睛，所以官架子也不斷的由小丑向正生的途徑上練習着！同時戲子，誰就哄不了誰，你張三是張三他李四還是李四，在前台大家做着，不能揭穿，一到後台，就誰也不能再打誰的官腔！原因爲了生活，大家不能不憑了能討假作官吏和衙役，如果你到後台還以你前台的架子唬人，那同行就會對你攻擊，大家明白戲子，誰也不比誰多一個頭，你有架子，別人不給你唱配角，「花再好沒有綠葉也一樣難着。」

民國以來，國家的主人是老百姓，官不過是公僕，老百姓拿出錢來養活官們，不過爲了本身問題的解決，你如果滿身的官架子，除去惹得老百姓把你看成優伶一樣，不過是臨時的把戲而已，因爲你總是免不了靠人而活的啊！

假如在前台官架十足，而在後台搖尾乞憐，只要叫別人看見，他也會笑你的前恭後倨！你就對別人再撻硬，別人也不過笑笑你的淺薄，認爲你祖代沒作過官罷了。

以工作的成績服人可，以架子服人，在現代是不適用了，因爲人們都知道了，官場不過戲台而已。

紅眼人聽着

在一位朋友家裏，遇到一個紅眼人。

我問他：「眼是鬧病？或是天生的？」

他兩眼一瞪嚇我一跳，像兩個才裂開的火山口，那眼珠紅的像火燄，嘴裏冒着白烟，給我一串機關槍；「社會是太罪惡了，總把窮人出氣，有錢有地位的，有時藉募捐貪點賊，沒人說啥，咱也忘想天開，想來個「東施效顰」，混兩頓飯吧，咳！偏倒霉總是有人找我的麻煩！」

「你不會請他們上一回天福樓嗎？」

「何嘗沒請？但是吃了也是白費，吃了，固然不壞了，但請不了那麼過到啊！這一來，錢還是賺不妥當！並且請客的錢，還得自己出一一這樣：這樣眼就紅的象火燈籠了！」

我真奇怪，怎麼抗戰以來，人們都會醉心到錢上呢？商人看到別人賺錢紅眼，已是數見不鮮，而一般知識份子，也都對鈔票眼紅，開銀行的夢，固然老作，而有些人，利不取，却也真有點那個！，朋友見面，開宗明義第一章「咳！窮！」，帶家的，談物價高，談食糧貴，談老婆沒錢買高跟鞋，偃老媽，談孩子沒錢上學，僱媒姆，沒家的。談接女人接不起，談黃呢子太貴，皮鞋太貴，碰看小姐姊太太，就罵男子太沒能耐，不會落錢，以前一月三雙高跟，兩盒香粉三十一匣大砲台，今天祇能抽兩包仙島牌，金戒指都帶不住了！……總而言之，一片金錢聲，嘈的腦袋痛。

然而反一面看，街上商店照樣，祇添不見去，貨物沒愁過賣不了，飯館裏照樣熱鬧，從來沒有個不賺錢，魚市上雖然二十四元一片，但沒有臭爛過一個魚尾巴；再把眼伸長到住戶去，到處方桌大擺，竹戰頻繁紙烟成雲，酒氣衝天，說窮嗎？腰裏何嘗斷過鈔票？嘴裏何嘗斷過紙烟？說苦嗎！那一粒米，那一捧麵是自家種來的，磨來的？說冷嗎？那一寸市，那一條線，是自己織來的？紡來的？沒有錢怎麼照樣活着？看見人家貪賊

成功的，眼紅了，看見人家享福的紅眼了，看見人家享福的眼紅了，不想想，他人爲甚麼會那樣？要想學人家，本身沒能耐，鬧鬧不成了準汪精衛嗎？

人生不平，是促人努力的力量，單看人們自己找的路線正不正。抗戰本艱苦，是暴露人與獸的寶鑑，不自己從本身的毛病上找節約，看見人家應該的，眼紅也沒用，看見那些敗類不應該的，紅眼是沒價值，醫自己的病，須靠自己！

社會固壞，可是保險，你純粹是個好人嗎？「吃盡苦中苦」的努力工作者，才是最後勝利者；要作「人上人」光紅眼或者請客，或者「效顰」是沒用，最多鬧一身齷齪，兩個火山紅窟窿而已。

雨

大自然之神，最愛和人們開玩笑；不高興時，臉皮一揚，一點表情的雲霓也沒有，祇會日夜的睜着個大眼睛呆望着人間，大地。任憑你人們皮膚都晒成黑赭色，汗珠在不斷的從頭上，身上在肉皮裏鑽出來；地皮龜裂，像老太婆的臉，植物們都乾枯了枝莖，像病人的胸膈；總是打不動它的心！依然紅日高照，岸然藐藐。

有時高興，臉皮一皺，馬上會露出各種表情，故意拉來愁雲，仿效一回林黛玉的顰

眉低垂，有時抹成一幅大花臉，施展威風，口一張呼呼吹氣，吹鬍子瞪眼，玩的得意忘形了，脚也跳起舞來，手也不住的揮，弄的天空裏一陣風一陣雨，一道閃，一通雷。

「天糟有雨，人糟有禍。」終於樂極生悲，愁雲蒙在臉上，拉不下來，雨候禁不住，直淌下來；是快樂中受到打擊呢？是對萬物起了同情惻隱之心？抑是對人類社會太不滿意，想拿雨水洗去一切黑暗罪惡。更或是悲於自己命太苦？本領大的沒對手，未免太孤苦！

看一看屬於自己勢力範圍的羣衆，自相殘殺，弱肉強食；短小強悍的日本欺侮老大無能的中國，德意志生了個希特勒，想征服全世界，橫衝直撞；又是甚麼羅斯福，邱吉爾，史丹林，莫索里尼，戴高樂各據勢力，抑東制西；又是甚麼汪精怪，周佛黑，陳庇裙之流，人身獸心，涼血動物，爲虎作張；又是甚麼慕尼黑，德蘇協定，日蘇協定，美日談判……等事，總是一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一。

再看看，法蘭西屈服在卍字旗下，歐洲十多個小國滅亡，機械化部隊衝突在蘇聯邊境；日本妄自尊大，陷於泥潭，秋波亂送，心神不寧；中國漸起，敗須淘汰，善者善報，自作自受；……等種種情事，又哭笑皆非，悲喜交集！

慈母在弱子受傷的當兒，總愛撫傷流淚。像安慰，又像憐憫，又像鼓勵！所以大自然摸着我們這遍體鱗傷，正被人家欺侮，不爭氣的國家，低眉垂其婆婆之淚！

久遭炎日威逼的石榴、葵花，槐枝，早現出憔悴的面孔，垂頭喪氣的樣子，以為再也不能重整士氣。突然逢到這甜蜜的甘霖，不免一驚，等到知道這是滋潤它生命的源泉的時候，自然是煥然神采，精神百倍！孩子渴極，慈母的乳頭乍來會先吓一跳，然後吃下肚皮，有說而有笑。

在雨中廊下，矚目俯視，會發現很多趣味中事。祇見流水潺潺，隨高就低，分出山川湖澤，湖海江河，阜邱阪陔，江河濤濤，奔騰澎湃，移岸湮塗，宛如置身太空，瞰之大千然！順流趨下，分匯離奇，然終於同歸一涯，猶「水流千匯終歸海」之概！

在人們不注意中，很多小動植物，伸出他們的頭和腳；蝸牛把僅存一息的肉體伸在殼外，撐了房子，到處亂爬；久藏在衣包裹的微小草種，不聲不響的向地下伸下腳去，抬起頭來。一切的樹，都穿上一身新綠衣，母親的淚，安慰了它們的心，它們就喜形於色！

大自然看到這些經不起波折，又容易安慰的孩子們，心靈之脆弱，見證之淺薄，可憐復可恨，沒流完的淚，依舊流下來，悲傷着人類社會的浩劫，同情着弱小者的命運！但它有天哭破，覺得光流淚解脫不了人類苦難時，它又會淡然置之，無計奈何了！重新演那高與不高興的把戲！

世界萬物，利用了大自然的矛盾，發榮滋長起來，永遠競爭着生存，任自然淘汰，

並未如母親的本意，回答大自然以和平。

水潭

沒事作的人，多是無聊。消遣的方法，最好是遊公園。公園裏有水有樹，進門既不至如法國公園似的給一鼻灰，閑遊又可不受界限的約束，所以每逢無聊先生來了，我就伴它直奔蓮湖公園。

所謂蓮湖，既不見蓮，更不配湖；有水可叫臭水坑，沒水就是低草場。偏巧雨水勤，蓮湖半槽水，坐到它旁邊，也很愜意，誰叫我逃到亡荒涼的西北，不在家鄉享福？「人生幾何？」這樣美景，好多人一樣羨慕，重慶公務員，豈有此運？

遊公園如果是情侶雙雙，不用說是甜蜜，我缺少一個她，添了一位無聊，這到底與味不同，可也因爲如此，腦筋就愛起皺紋。且說一天，我坐在水坑邊上，實習了一次比擬思想，自己覺得蠻有道理，不怕人家拍倒好，寫在這裏：題目是「水潭！」好在不要票價，不過麻煩眼。

「開始新鮮的水潭裏的水，爲甚麼時間一長就臭呢？大江大河裏的水，爲甚麼老是

新鮮。我認爲值得研究。當然生物學家有常識，可惜我是個老粗，祇好按潭之實際狀況，加以粗陋之判斷。對否固不負責任。祇就潭中生物言之，魚類甚多，有鱸魚、草魚、青魚、白魚、黃魚、黑魚、鱔、鰻、泥鰍、小魚、長的是浮萍，蘆葦。止滯不來新水，臭且腥。經魚，也不長。水草一生的是泥鰍，小虫，長的是東西，遲早要腐要朽，所以水池由此，靠自然淘汰去的是水的本身。腐臭的是水和其他的份子的混合物，好像白布入黑染缸。水是白布。因之有時流入的新水，也難免腐臭。腐臭的水潭，不另起波浪，沒有新的來，沒有管的走，即便來些走些，也是微乎其微，惹不起甚麼大變動，有時玩童投石一擊，倒可激起波紋，不過沒五分鐘，照樣恢復原狀而已。天然的刮風鼓起的波浪，那祇能把水潭吹的更渾，而不見澄清，臭或許更臭！

我和任誰，都知道這是來源問題，但是光有來源介紹進來，臭的不放逐。久之依然同流合污，所以我說：開源和通流同樣重要，然而開源祇憑另一水潭的水，週而復始，流來流去，兩臭就不流了，必須靠「川流不息」的那川和這川集成的河才行，而下流也必須作爲川的一端，門戶開放的放去，那麼流去的不管是新的仰是舊的，這個水潭保管再不腐臭。漸漸的碧綠水草，活躍的鯉魚，都會生起長起。甚麼時候上下流不堵塞住，這水潭永遠不腐臭。

水潭如此，國家亦然。開源與通流，合平與升，皆道也。祇此而已。

科的科長，一位卻是同機關隣科的科長；兩位大腹便便的科長竟和兩幼雅的科員，圍城竹戰了，這如何不激起我的思想呢！

科長能和科員打麻將，那末科長當然可以和科長打，那末委員也可和科長打，委員也可和委員打了！科員可以和科長打，那末也可以和別人打了！怪不得，在平時常不見面的人，會互相很熟呢！

至於會長不規勸科員學好，反而領導着打麻將，是否叫「以身作則」？那又是另一回事！

以後逐漸知道，麻將一事，在中國各地，已經普遍的很了，並不是為怪。從一些同事的談話行動，外面朋友的研究，討論，確實麻將已經像過去的鴉片烟一樣，深入到各個階層中，在醞釀，傳染，尤其是舊識份子，似乎更迷的利害！

隱約的，這是一幅甚麼樣的圖畫呢？一桌桌的方城，圍坐着很乾淨的、很時髦的、很魁偉的、很清秀的、黑的、白的、醜的、俊的、穿西裝的，着旗袍的，先生、太太、少爺、小姐，大概都是腦筋不簡單，有資格的吧！聚精會神的樣子，沉思默劃的姿態，堅毅沉着的神作，引吭高歌的瀟灑，魔力是不可一世，同時每一個局面，又是那樣的融洽，原有些令人神往，引人入勝呢！

這大然而從這一堆，芬馥的氣息，龐大的思潮中，透出了一線青光，這青光也許在二位

腦筋中有麻將的人心底裏，已竟閃過去，而在我這對麻將還是門外漢的思潮中，却慢慢擴大了範圍，像一支電光，透過了凸燈，在一幅銀幕上現出很多字跡，和形像，演到結果，有五行大字，顯明的擺到了目前。

「麻將可以亡國！」

硬造祖宗

「麻將是誰發明的？是那一朝代才有的？」爲了這問題，我也曾擺出辭源來翻過，也會去向專賣雜書攤上去找過，不幸的是，始終沒辦法找到一本對麻將詳細記述的書，可惜中華書局重新出版的辭源沒法找到，如果有那一部新書，或許就可解決這問題，但是由這裏即生出一個疑問來，麻將一名即在以前沒有，那一定是近代史中的新發明，反正得搬參考書，才能解決這個疑問，因爲中國文章必須抄書。

翻箱倒篋的找，逢人便問的問，「有志者事竟成」，終於在一本不相干的遊記裏，尋到一線索引。

它記的是：「麻將是馬吊的變身！這話靠住與否？在麻將的本身即無痕蹟我又非福爾摩斯焉能找出它的證明。在對麻將的記載正史搜索不到的時候，左右無路權且把它

定爲如此，或許是那位作者的杜撰。反正無關大局。

果然，有些門路，在辭源馬字部，查出了「馬吊」，「馬吊」而無麻將，馬吊又是賭具，這更叫我得着一點把握，看馬吊的解釋是：

「戲具，與紙牌相似，四十頁爲一具，一頁爲一類，分爲四門，自相統轄，曰十萬貫，曰萬貫，曰索子，曰文錢。萬貫索子皆始於一，尊於九，十萬貫自二十萬貫始，至九，亦共十一頁，文錢中空湯，亦繪人形，並舉水滸傳宋江諸人以實之。古云馬掉脚，謂四門如馬之有四足也。今俗稱打馬吊，見「牧豬閒話」。

馬吊是戲具，爲甚麼又說它是賭具呢？這又有兩種證明，一種是馬吊末尾所謂「牧豬閒話」，在辭源上是：「牧豬奴戲」；

「謂賭博，（晉書）樗蒲者牧豬變戲耳」。

再一個證明，就是河北省民間的事實，按辭源之條編，在民國肇初，清朝之末，而其中無麻將一文，却有馬吊一文，並有「今俗稱打馬吊」，這無疑那時麻將是否產生尙成問題，而馬吊早已經深入民間了。所謂「俗」者即可證明，然而事實上，在清都北京的（北平）直隸省（河北）的民間，在民國初年已無馬吊一詞，而只有一種紙牌盛行着，俗名「門牌」，士紳、鄉民、婦人、孺子，都「趨之若鶩」。如蠟之逐臭然，這紙牌是

有萬子，索子，餅子千萬、紅白花子的，是一百零八張又加上十五張千萬花子的，這究竟是不是馬吊，不敢確定，然總是有些彷彿。權且說他就是吧！「門牌」是賭博，並且還很利害，馬吊也當然也可稱為「賭具」了。

直接的，由於「門牌」，又可以推測到「麻將」。

麻將是一轉三十六張，主軍分索子，餅子，萬子，都是起自一，迄於九，每種各四張，共一百零八張，即如紙牌一樣，也稱係水滸傳上的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然而它的種類紙是二十七種，張數却是一百零八，另外還有紅中、白板、發財、各四張，大概也就是紙牌中的紅花、白花、老千一類，然而紙牌中却是每種五張，麻將是每種四張，稍有出入。麻將又有東西南北風，另外還有財神、天官賜福一張，花牌如春夏秋冬，琴棋書畫……等多張卻為紙牌所沒有，按現在的麻將推測，除去添了一些開張外，則一定是由河北那一種紙牌演變來的，而紙牌又是馬吊演變來的。那麼：

「馬吊是麻將的前身，」是有些可靠了。

這種考證，只能在北平附近的可以明白的快，原因是明末建都北京，如賭具這類東西，多出自內宮，當然傳出來，也是「近水樓台先得月」，在鞏固之下的河北民間，容易被傳染及保留者：好在麻將本是麻痺人的壞東西，它的歷史和來路，即便杜撰一下，也沒多大罪過。放在這裏等明人更正！

光榮？悲痛！

麻將既是一種賭具，又不能確定它，準是何年何月何人發明，它本身的歷史，就已相當模糊；假如要像給名人作傳，或者像記述一件人生特殊發明似的，給它作個年譜，把它那年出世，那年麻醉了多少人，怎樣怎樣。寫清楚的話，別說以前沒有人寫，即使現在還是沒人寫這不值錢的文章。因為一般文人寫文章，多是風頭主義，紙檢着風頭的事，風頭的人去寫，整天家任手中摸索，愛不忍釋的把戲，縱然是一劑毒藥，爲着顧全自己自願吃，所以也不愿打自己的嘴吧！這是文人通病，即如抽烟，喝酒，嫖妓，文人們都有掩飾的妙文發表，其實何常是那樣？文是文，作又是作，吃鴉片烟的絕不願易向人搬出鴉片烟的歷史。閑話少說，書歸正傳，大概自有麻將以來，文人多數都是，「藉以消遣」，玩的濫熟，所以除去少數在瑣記、札記、遊記中帶着寫一筆的，簡直沒有人像欣賞風花雪月烟酒女人似的專寫過，也許是以前並不這樣普遍的驚魂動魄。

麻將即已沒着甚麼歷史，就只好上推一步，找它的前輩馬吊了！據他的記載說：「明末朝野之士大夫階級，迷於打馬吊」，所以弄的「百舉俱廢」，以至「流寇遍地，生民塗炭，結果亡國。」這不是馬吊在歷史上的一個風頭嗎？威力居然可以亡了大明。

明朝的亡，固然是政治腐敗，奸佞橫生，真正謀國之士，多半退隱僻壤，朝中羣奸爭權，欺君罔上，各立派系，致英明（之崇禎皇帝，也弄的一籌莫展，但是假如一般能轉移社會風氣的士大夫們，都能捫心爲國，善謀興革的話，奸臣絕不是不可剷除的東西，朝中官吏受到各方面監督，奸臣自必斂跡息影，賢明當能禮察民間痛苦，予以解除，然而一般士大夫迷的馬盾，精神都用在打馬吊上；晝夜不停，迷而不返，對於政治無暇過問，敷衍唐塞，不以爲恥，這樣一來，不但不能促社會於太平，反而造成百姓對官吏的不滿，非智識份子對智識份子的不信任，一潭清靜的水被一種腐臭元素侵蝕了，轉移風氣既談不到，把有用的精力需在無用的消耗上去的，又是一大部份，如此國還能不亡嗎？張獻忠，李自成之流，應運而生，趁着社會混亂的狀態，和利用民衆心理，想坐他們的皇帝了。

在國家經常的政治狀態下，土匪是免不掉的，因爲天之生人，環境不同，性情不同，人生的不平等是自然造成的，優勝劣敗的道理，適者生存的力量，是永遠不會變化可是在在治世，土匪自是土匪，對社會絕發生不了甚麼影響，而亂世則不然，土匪有機可乘，他能乘着人們生活中的空隙及弱點，利用一種反應的趨向，助長聲勢。實際上土匪還是土匪，爲官吏的祇要自己求諸自己，把政治工作作的蒸蒸日上，使社會問題都漸漸得到合理解決，匪患不平自平，絕用不着去大加討伐。

國家是人民的結晶，智識份子是人羣中的聖賢，智識份子假如普遍染了瘋痺症，無疑的，國勢會日衰，以至於亡，由此可以肯定：

「明之亡的確是亡於馬吊」

麻將的前輩——馬吊即可亡了明朝，那末麻將當然有點自豪，這是一定的道理。例如馬克思列寧的共產主義，把帝俄推翻建立了蘇維埃，他的信徒們，在自豪的心情中硬要把那種威風搬到世界各國去實行一樣，麻將也想像這種作風？得便即用它的力量潛入了社會，並欲有日統制世界，重演故技，以顯光榮，故曾經週流世界，然而竟出乎了意料之外的外國人，雖然狂熱一度，但是，覺悟的很快，以致它除去在中國歷史上還保存着威風，在世界史上早已遺棄了。

鑲金與回國

上面說過，麻將曾經遠徵過重洋，想和拿破崙似的征服世界，這件事，是有可考據的，記得胡適之先生「歐遊雜感」中有：

「前幾年麻將忽然行到海外，成爲出口貨的一宗，歐洲美洲的社會裏，很有許多學打麻將的，後來日本也傳染了，有一時期，麻將竟成了西洋社會裏最時髦的遊

戲，俱樂部裏差不多桌桌都是麻將，書店裏出了很多書籍小冊子，中國學生沒有錢的，可以靠教麻將吃飯掙錢，歐美人竟發了麻將狂熱了。

這簡直爲麻將一喜，好像我們這麻將的祖國，也跟着光榮了許多，是誰會夢想到，征服西洋文明的先鋒，是東方「材那門」的一百三十六位麻將軍！這種光榮，除了是胡適先生講謊話，那麼這實在是中國人可以自負的！

然而不然，後來據流過歐美的人回來談：

麻將在過去是曾爲海外一度，崇拜，但是不久却消聲匿跡了，現在歐美再看不見打麻將的人，問他們是甚麼緣故，據說是，女太太們歡喜而男子反對，終於男子戰勝了女子。說時因爲既費時間又耗精神，同時，對我們說：「西洋人勤勞奮鬥的民族，決不會做麻將的信徒，決不會被麻將徵服，麻將只是你們中國好閒愛蕩不愛惜光陰民族的專利品。」

天！這够多末不講理，西洋售入中國的貨物，何曾遭過到這樣的拒絕，然而中國的徵洋先鋒被逐回國了。

甚麼是好閒愛蕩不愛惜光陰的民族，爲着麻將，我們成了被人不齒的民族。麻將流洋回國後，追想起英國倫敦的霧，法國巴黎的街道，德國柏林的煙囪，美國紐約的大廈，更想起金頭髮藍眼睛的女士，光油頭西服革履的學者，不禁神往，反過來一看失望，

怨恨，懊喪，一肚氣那要發洩出來似的，一意把威風向中國人，施展了它恨西洋人的話，它不願意的又沒辦法的只能作「麻將是你們中國人的專利品！」的專利品，造成最傷心的，「中國人專向中國要威風，中國人吃了中國人的虧」的毛病！

一個賭徒，在賭場裏一定是大輸大贏的賭，大吹大擂的要，等到手中空空不得不退出賭場去的時候，他一定會向家中發展，回家翻箱倒櫃，打老婆罵孩子，不至賣當的四犬皆空才不罷手呢！

麻將流洋被拒絕後，回國勉強對付國人，學來了一些洋氣，穿戴洋化起來，很有其威風也，不可一世矣！爲着表示它會鑲過金鑲過銀，並且會和歐美人士講過一些戀愛，對於中國工商業的落後，人民不夠時髦，是一二分的看不起，假如要不是被外國趕回來的話。簡直不想回來，但是居然沒去處，亦回到中國來不能活下去，沒法只得忍受了最大的痛苦，不過已竟對於祖宗看成了豬狗不如，甚至恨中國不亡了。看樣子恨它自己爲甚麼生在中國的心也是很利害的。

「光榮的麻將啊！你不想一想，你的身子是那裏來的嗎！你是中國人生產的，你知道嗎？中國人的後代是不應該搗亂中國，中國假如亡了國，你是要成了失掉祖宗的孩子的，把你的性子煞一煞吧！中國還要存在下去！」假如麻將通人性，我一定這樣和他說

同時如有中國人學了洋味，也來搗亂中國，我也願意把這話重說幾遍，誠心誠意的勸誠？希望！

知與行

中國人的聰明，從來我就不承認跟不上西洋人，西洋人雖然科學發達的日新月异，而中國的一格物、致知、正心、誠意、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套大道理，如果講起來，比他們高明的多。再看甚麼這機那器的祖宗，中國也早就有過，並不希罕，不過聰明透了頂，而，「聰明反被聰明誤」了，像一塊年代久遠的木頭，本來還够硬，但是上了年紀，就無形中腐臭生虫。我們這大老古國，論新與科學，確實比不上外國人，假如以聰明來比，我到底還是不承認比外國人差池。任憑流過洋的「高等西崽」怎樣宣傳。

山發明馬吊，演變到紙牌，以直到麻將，並且傳染的很快，很普遍，這要不是中國人聰明，是絕對辦不到的。

究竟麻將普遍到甚麼程度，又是如何的傳染。我因為沒蒙受到它的勢力統制，所以奴隸的滋味，一分的不熟悉，那知道的關於摔

麻牌，而被麻將認爲幹部的活動，祇能從側面取得一些佐證，然而已竟够說明麻將的聲勢和魔力了。

我知道，我的朋友裏面，有小半是不打將麻的，他們並不是不會，會而不打，這不是凡人，除了這些不是凡人的朋友要連凡人的興趣來了，偶而也來它四圈外，其餘的認諷的，有交情的，佩服的，景仰的，卑視的各項朋友，差不多都「自甘」的作着麻將的奴隸，有人說：「中國人是天生的奴隸性，」在理論上，我反對到極點，但在事實上，我噤口無言眼睜睜的。一個個聰明的「夫才」，都陶醉在麻將的懷抱裏，做了「奴才」。

我將怎麼說呢！

我認識的人，敢自信不祇是我很劣的，也可以說十分之九的比我高尚，資格學識都有相當的牛屁，心眼兒還都够井，我對他們希望很大，有時夢想着：自己比作一棵小樹，生在森林裏，對周圍的樹類，既羨慕又尊敬，很希望它們能提携一下，讓我也長的像它們一樣魁梧和葱蘢，這希望並不算奢吧！然而他們自己都長成多枝，曲幹，不成材的樣子，不由的叫我担心，我是否也長成了它們那種怪樣子？

我的朋友們如此，朋友的朋友們如何？不是朋友的朋友們又如何呢？我自信力很強，覺得絕不時神經過敏，他們的朋友，一定也和我的朋友差不多，那時十分之八九比我高尚，同時也時麻將的奴隸。

默默中，深感到麻將的普遍狀況，在智識階級中是如何的侵入人心？

曾看到我的朋友×君，他年紀比我小的多，喜不厭倦，罵社會誰也不跟他的罵的切當，但是他只跟上一位年歲稍大的朋友到麻將場去了一次，他就知道麻將的甚麼「圈」「番」「貫」了，並且就此迷上，三天兩頭去打。這固然怪他自己根基不固，領他的那位朋友害人，但是麻將的「傳染性」，「魔力」也不謂不利害啊！

「能知必能行」「不知亦能行」用之麻將，是再切合也沒有，會當然可以打，就是不會的也可以由別人代打，等到「知半解」，就可以練習着打。在這裏看出中國人的知和行的問題，並不是不能知的問題，也不是不能行，原因是肯行不肯行，試看 總裁在新運說八週年開始時，頒示的四要點的第一就是：「切實戒除賭博」。

「賭博」各位是都有的，似乎不是不足為奇，但在我國實在是民族最大的羞辱，這不僅是國民墮落腐敗的象徵，也是民族道德最大的障礙。大家只要看同桌聚賭的人，他們因為勝負利害的不同，就是對個人親友也都要變為面對面的鉤心鬥角，勢不兩立的敵人。有人批評中國賭風普遍的結果，造成了民族嫉妬忌恨的惡毒。這話不為無因。

為全國一致崇奉的 委員長也公開的承認，「賭博在各位是都有的」雖然賭博不只限制是麻將，然能却為一般人所默許為最雅緻的賭博。所謂「各位」，就可證明麻將的

醫譽、受受且且皆皆生是種驅人而使人不懼的好手。這一個實行以主義強盛了，又向世界各國開展，企圖一頂帽子萬人戴的。這是亡別人國的毒菌，不過每一個人，每一個國本身都有毒菌，在預防外面之前，必須先剷除本身上的毒菌，這就需要醫生。這醫生不是別人而是自己。

別看戰時，中西醫生如雨後春筍，實際上都是不治大病，治不好小病。不治也可好的病，一經他們的手，突然好了，有人就以爲是活神仙。豈不知這正是上了大當。病重的到了嚴重階段醫生照樣束手，毫無辦法，你只要看看醫生多的地方，不斷死人，或者你在無病時，去醫生那裏診斷，他也說你有病，就可證明現代的醫生，目的在門診五元，出診十元的元上，而不是真正一濟世活人，並且有的病人，本來自己可以好，但是一經醫生治，反而死了，那更死的冤枉。因此之故，我們覺得世上的醫生除去自己對己，是真心爲求生算的醫生外，對別人都是沒法醫生，而是醫死，當然少數真有醫術的聖手，對他崇拜的偉人，或者親愛的羣衆所施的醫術，又是另一說，一那醫殺人不用刀以及大多醫士的不是醫生而是醫死。是多可怕啊？個人是如此，國家何常不是如此。船來品的主義假若成功，豈有中國在正統在國內是醫術聖手醫國於生的有，而到國外不是醫人國家於滅亡的，就沒有打了。試觀歷史，即可立白。病了也不是不可以請醫生，人生却也不是一輩子可以不生病，也並不是可以不死；病了也不是不可以請醫生，

自治與治人

誰也曉得：抗戰是艱苦的，我們要一切精力用在「國家至上，民族至上，軍事第一」的勝利第一的要旨上而去，管不了社會上的小毛病，尤其是在大家百忙中，抽些時間，打四圈麻將，並沒甚麼大過不道的；但是沒想到大病就是在這種小不注意上積疊起來的，現在麻將吸着社會上人們的血，讓人們的身體弄弱了，人們不覺得，麻將蠱惑着有權力人們的心，讓他們忘掉鄉下老百姓的性命。麻將牽累一般入世尚淺的青年，讓他們追惡逐臭，麻將迷戀着時髦女士們，使他們墮落，麻將讓它總而言之，是碼在今日的社會上，我們中國的士大夫階級，已經被麻將征服了，比日本只強占我們一些領土利害的多，失去了的領土，我們在從事抗戰，遲早要收復的；而麻將徵服了一般掌權有力的國家驕子的心，這個心的國家應該怎樣收復呢！

忽路了小的方面，妄求大的成功，雖不是沙灘築樓，也是涸轍求魚！「修身」喊的鎮大價響，而被麻將占據了心房，「治國」一定是強不了，因為每個國人的心裏，都藏着個帶麻醉性的麻將軍。

當然現在要說麻將已經占據完了智識界的全部精神和時間，是有點言過其實，不過麻將是無形的敵寇，它的侵略比日本的坦克飛機大砲並不稍慢，如等到整個征服後再覺

悟的話，那不是十足的馬後謀嗎？物資敵人好防，精神敵人最難防，不以最高的警覺性，及早預防，等到太禍落到頭上，挪也沒法挪開了！恐怕就「大禍臨頭後悔遲」了。

雖然而人們都在吃鹽叭虧，眼前的仇人，居然不驅除，反而隔門揖盜，細想起來，未免大加不解。

譬如譬如一個上級官長，你要服人，讓人服從你，你應該以身作則，給別人作個榜樣，本然你就不能作上級，人之所以為人，應該有自治力，不能淨叫人家拿鞭子打一下走一步，尤其是為國家努力的公務員，如果說辦公是為的自過一個人或一家，那就根本去錯特錯了。自私固然是人們普遍的天性，但要認清了時代的需要，能合乎時代的努力，自可解決一切問題，遠哲時代的只有毀滅自己。如果自己是純為自私而不顧國家的生命他人的生活，那你一定要遭報應，倒不如乾脆下台讓人家來幹，因為你不能自治，當然不能治人，何況治國！

一個費過東修熬過寒窗的知識份子，如果明知道將可以使自己病弱，國家滅亡，而不從速戒絕，這比拿着手槍殺人，自設、賣國並差不了多少。

我願意寫幾則事實，以饜讀者；

(一) 那是×機關的辦公廳裏，嘈雜的談話，帶着點睡意，有的已經伏桌見周公去

了，談的是昨晚八圈誰贏誰輸，今晚到誰家去打，一位科長睡眼朦朧的在批公事。突然間睡着的那股長，嘆了一聲，大家笑了，科長的筆險些和手脫離了關係，那股長說：「

滿賢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又是機關，然而食堂中，說是食堂是文明之話，其實是站着吃飯的，菜也不豐富，饌也不美觀吃飯的人，是中下級職員，當然中下級職員，沒有吃肉的機會，祇能對付着活罷了，所以一到吃飯，每人都是搶筷子搶盤的，胡吵一陣，有一位黃臉黑牙的中級職員，伸手一摸筷子沒有了，眼還模糊着呢，就脫口喊了一聲「自摸雙！」然後才知道伙夫不懂，他自己笑了，大家也笑了！

（三）有夫婦一對，嗜好打牌，見牌不打，其癮不過，於是每逢興來必找朋友，湊個圓桌，打上四圈，但住的地方多老廢，不懂麻將的底細，要打須赴隣村，夫婦爲過癮起見，不憚煩勞，每晚定往，人勸不聽，一晚昏黑中，癮過歸來，其夫人偶一不慎，失足拌了一交，哎呀一聲腹中六個月的胎兒墜地，小產不算，四十幾歲的人，兒子白白送掉在打牌上。

（四）有一上校秘書，終日打牌，輸的債台高築，討債的，緊追屁股，鸞鴛燕燕，爲要鈔票，先還好說，繼則小罵，其味實够人受，該秘書見勢不妙，只得麻將新購自行軍，賤價出賣，還債免災，然回府時，安步當車，頗作回顧，戀戀之情殊可憐也！

舉這種事實，多的很，恐怕任誰也親眼看見過，再如辯打牌送禮，一場幾千啦！藉打牌勾引良家婦女啦！甚至由打牌造成小偷強盜，由打牌傷了朋友的感情，種種情形，已是多見不鮮，任誰也不是不知道，然而犯者依舊，旁觀者依舊，且莫言戒除，即評論好壞也很少人動嘴，原因是犯的太多了，說也沒用上，雖然沒用上，也不應該不說，無論如何，我們現在在抗戰，同時建國，能亡國的勾當，大家不革，難道就可以一抗戰必勝，一建國必成一嗎！

救天救下這一代

本來我想憑着我的三寸不爛之舌，到處遊說，後來發覺我舌雖有，但沒古蘇秦先生那麼管用，並且在生面不熟的和誰去講？講恐怕也沒有人聽，所以只好改用這千不通，萬不通的文章，不過其目的，亦在希望中國人別再作夢，尤其是認識份子們的親樂應該找正當的途徑，打麻將實不合算。

我原本擬定一串大道理，準備詳細的，把麻將可以影響到的事，毫不掩飾的寫出來，後來忽然想起那些事實，為人共知，囉嗦的太多了，未及過於討厭所以把貽誤要改，耗費時間，擾亂精神，減少健康，媒介淫盜，離散家庭，製造貧苦，癩症英雄，破

壞情感，衰弱民族，腐化子女……等項分析截止了！就讓有心的人，從這半截文章裏去追尋吧！

至於處置麻將的方策，本也想「姑妄言之」，即如政府當局應採取的手段，輿論界應持的策略及態度，純潔青年們應有的認識及預防，已染痼疾的人們應具之警覺……等，說起來，雖不一定有切當的辦法和道理，但也可以說出一車意見；我認爲政府及輿論界的人物，都比我強的多，除憤甘亡國的麻將取締不起反應外，相信定有切實辦法的。然而尙有一言，愿意特別再提醒讀者們的，我們不爲自己這一代着想，也應該救救下一代！

父母整天打牌，兒女所受的家庭教育，可想而知！要希望子女長大成人，光祖耀宗，那不是妄想，也是空望！第一你怎能阻止子女不先學會打麻將！三五歲就會打麻將，長大不成流氓姨太太，誰會相信？未來的「三民主義新中國」應該仰仗新青年，如果新青年是三五歲就會打麻將的，那末新中國恐怕依然是夢！站在國民最前面的智識份子們，假如明知故犯，那干脆倒不如沒智識的好，智識成了協助人類作惡的工具，何如呆子國？

時代絕不允許弱者生存，國家的強弱，大部份靠國民的自治，「十年樹樹，百年樹人」，新中國的將來，應求之於今日之兒童啊！

救救下一代吧！爲了新中國！

三〇、九、一四、脫稿於西安。

尾巴主義與奴才主義

十二日的本報本欄，有一篇秉胤君的「尾巴主義」讀後有一個小感覺，我想秉胤君一定是爲了「尾巴主義」生氣不小，以至有話，却急的說不出來，以致把「奴才主義」寫成了「尾巴主義」，而對「尾巴主義」却放赦了，我不揣冒昧，現在替秉胤君以引申之。

「見高滅低，見紅滅黑」，「應聲虫」，「工具」，「種種伎倆和名詞，是表現着拘躬婢膝，低首求乞，奴顏求憐，狐假虎威，……等行爲，像汪精衛之流，專以一己之私，賣國求和；脅肩諂笑，借位自號不能自力更生，純粹仗列勢以欺人；主人上馬，他給牽馬墜蹬，主人出巡，他給鳴鑼開道，主人登台，他給鼓掌助威，甚至主人睡覺，他給鋪被掃炕，主人喊冷，他就趕緊生起炭火。主人曬熱，他就趕緊搖扇，有人要見主人，他必先討兩個包，他一不痛快誰，就馬上在主人那裏數黃道黑，見了衣鮮帽明的客，謹慎小心，見了衣服襤褸的客，就帶理不答，腰裏帶着主人的盒子砲，然甘心

爲人作奴才，在別人不敢惹其主人的也就不敢惹他，一旦「樹倒猢猻散」主人塌台，他也滾蛋，這還十足的奴才主義。

尾巴主義呢？是忘本而專學人家的一類，譬如自己的國家已有了好主義，但他偏去失賊船來品，明明應該把一切學問作參考材料，拿來針對中國環境而創造新的技術。以適合人、地、時、的環境，才能算「學以致用」；但他偏以「掙錢」爲本義，而販賣那不適合國情的東西，食而不化，學而不精，純是吃「馬後屁」，並且還自以爲榮，記得有人說過的留洋生去外國不學人家能耐專學人家的奢華，回國來不能替國家創造發掘，發明；而只販賣洋理論，對本國的情形一概不管，甚至討厭祖國，看不起祖國的大部份勞苦人員，穿西裝，吃西餐，忘了外國境內並無中者不知改良中發於衛生，祇以「西」爲貴，甚至認別國作祖國，忘了他是黃帝的子孫，看見人家騎上馬，他死拉住馬尾巴！

十二日附本縣木冊，有一條案內其的「奴才主義」

「尾巴主義」是「迎頭趕上」的對面，不是奴顏婢膝，「醒着作夢」的「奴才主義」。

尾巴主義也好，奴才主義也好，中國人生這種病的都不少，真是延長下去的話，也實在是一種恥辱的危機，「人情制」是奴才主義的結果，「文憑制」是尾巴主義的囂張；而「社會罪惡」却是這兩種毛病的演變，不過：我們也不要儘悲觀，老實說：我們中國

個世界上的每一個人，都是大眾的一細胞，這解釋不算肯認吧！然而就在這裏有了問題。

德國希特勒，大肆侵略，橫行世界，日本軍閥，窮兵黷武，欺侮中國，這自然已不是為大眾利益，而我們中國人，漢奸很多，敗類叢生，他們不也是自私嗎？可是在淪陷區裏也喊為大眾利益而講和平，在「特殊」區內也喊為大眾利益而嚷奮鬥，究竟那些大眾的利益是甚麼？不是他們也真得到一點好處嗎？再說，假如我們也單純的去給大眾謀目前的一點小利益，而忽略整個國策的施行，那就錯了，所以我說在平時可以說是大眾利益，而戰時則只能說：「國家至上，民族至上」，「軍事第一，勝利第一」，不然現在大眾都感到抗戰時物價高漲的痛苦，我們就不能抗戰了？現在的痛苦是暫時生活的痛苦，假如為大眾利益而和平了，那將來亡國滅種的痛苦，才真不可救藥了呢！何況有人專愛假借大眾利益一詞，而愚弄大眾，奴役大眾，不顧國家而妄認祖宗，不顧民族而妄講和平，又講甚麼世界主義？完全否認中華民國的存在，那就真正率大眾而害國家了！即使有人想標新立異，煽惑大眾，破壞國家，也是愛用這個糖衣的。

現在應該更正，只有國家民族的利益，換句話，沒有大眾每一個人的利益，就是只是整個的利益，沒有分開的利益，為國家可以犧牲自己這大眾的一員，每逢一切言論和行動，想到「國家民族」「軍事勝利」，就可忘去大眾中的一部份敗類，而專為了國家民

族。

大衆中包括着敗類，國家是不允許有敗類的，所以漢奸及強認別國作祖國的，我們早已把他們除了國籍，一天不反悔，就一天不能饒他們的，因為他們是危害國家的，雖然也是大衆的一個。

所以假如全國人都求和平，想苟安，我們一個人也要爲國抗戰！即所謂我們抗戰到一寸土，一兵卒，還是要抗！絕不因了大衆的死或窮而罷休。

三〇，一一，一九，

自大與自尊

文沒有寫抗戰入股的手筆，武不會來進步連環的劈刺，仗着咀吧會能耍乖，靠着賤骨頭會奉承，只知有己，忘掉別人一旦爬上了耍人的高枝，馬上成了一人下百人上的紅角。啊啲！不得了！眼皮立高一千丈，派頭好似文羅仙，狐假虎威，奴性十足。夜郎自大，莫過於此！

「秉正氣，」謙恭有理，忠心工作，負責任勞，愛找真理，好打不平，看不起卑鄙小人，不盲從醜態敗類。爲國家民族可犧牲一己，爲金錢名利；不向權力份子折腰，然而

並不「王小賣瓜，自賣自誇」，甘於理想，樂於獸鬥，不是看不起一切人，而是「面性」或，那不是自大，而是自尊！

大概是二十世紀的特種精神，真正流到我們貴國社會，所以人們的形態，特別複雜，自大的既已五花八門，自尊的也千變萬化；被警報，飛機，炸彈，名譽，金錢，攪亂了智者的腦筋，也分不出個青紅皂白，專以利我者為忠實了，耳朵裏灌上腦子的幾句話，就定了別人的罪狀，他並沒想到是別人沒捨的門包！以致窮光蛋都倒了霉！被八家一買盜裁賊一，「屈打成招」，甚至「判處死刑」！實際上何嘗沒有冤枉！那居於上者只是「不知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罷了！甜如蜜固然舒服的，苦黃連也不一定

是害人毒藥，然而人心總是自私，不容易分清究竟啊！汪精衛輩到現在何嘗沒有人說他會講和平，豈不知我們有誰要他。中國人以後是嚴格要求中國人的人格了，不然就不承認他是黃帝子孫！要確立人格救國，必先打破無恥注義，自大的終於「作孽難活」，自尊的「益加昂勉」。

然而自大與自尊，往往有「水混不知鱧或鯉」之概，其實「水清自是兩般魚」也！夫子有眼，何不透視？

名利與事業

「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
義向大處解釋是服務人羣，造福大衆。

利是專指利己，沒有利人！

名揚四海，有的建立在義上，有的建立在利上，留芳千古是名，遺臭萬年也是名！
不管怎麼說，人生總跑不出這三個目標，尤其是名和利的旗幟下，永遠站滿了戰士。

留芳千古的名固然好，但那不是「自吹海螺」可以得來的，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孟，要沒有他們那悲天憫人的仁心仁政仁主張，絕不會值的後世頌仰師法！桀紂要不是無道暴君，絕不至於臭名綿延！再看近一點的岳家父子雖然含冤地下，秦繪夫婦雖然計達意符，到現在誰會把岳王廟裏的位置顛個倒！都是名，總不一樣！

由於已經爛了的古人，可以推演到正在活着的今人，爲了名，先建立服務人羣，造福大衆的事業，則留芳，爲了私人的利益，而貽害國家社會，無仁義之可言的，無名僥倖，有名則必遺臭，是改爲了事業的不求名則名可立，爲了利求名的勢必難得，得也是

個奸商，貪官，污吏。

這是名與利與事業的關係。

利是指的「見錢不要命」的那一類型，終生終世蹲在錢上，賣國也好，走私也不顧貪污賣法，投機取巧，想盡辦法去使別人的鈔票屬於我有，固然因為要生活不得不如此，而亦亦想作資本家的野心家，所以弄的社會上爭奪奪無日罷休，大多數都想法發財，先總理說中國只有大貧小貧，自由不如發財要緊，那是因為人類生活中的需要在作祟。但亦有不顧別人需要尙未足，他却已奢侈了，尤其是奢侈了還是嫌鈔票少，其實鈔票埋起身子來，又將怎樣？害了別人，肥了自己，其趣味不見得能抗上粗茶淡飯，布衣麻鞋的寒士，但有了錢而去從事一種事業，如宋子文先生支持國家財政，或如南洋華僑回國內投資，再則如文化、經濟、社會……等各種事業，在我們這個工業落後的國家裏，無一不待建設，開發，如果有錢的爲了這個，當然可以名利雙全，不呢？光要錢不要命或者名譽，那就沒了人生價值！

要名的，要利的，必須先建立一種有益羣衆的事業，不管軍事，政治，經濟，教育，只要作到個相當地步有些成就，那就會求名得名，求利得利。

分析人們，可以在一事業，二名，三利的分野下，評定高低，那末我們對不願事業，只圖名利的人，就可以斜目以視之，閉口不屑一道之了。

破格，所以其結果一定糟糕。A. B. C. D. 的聯合陣線。中美英蘇的民主陣線，雖然先總理在三民主義裏早就說到過：「未來白種人主張公理的和黃種人主張公理一定聯合起來，打破倒強權國家。」可是究竟這是個創見。

「模仿」是「假冒」，或者叫「尾巴主義」操之者自必失敗，犯之者絕難有成！因為創牌字的早已勝利，後來者不超出其度，當遜一籌！「創造」是根據過去事實創出前所未有的奇蹟，是順應時代潮流，表現進化的意像，為之者自必「迎頭趕上」，「後來居上」，中間難要經過幾個困難，其成功都是天經地義。

我們中國青年，應該急切的找到三民主義，去體會。總理給我們的指示，創造出今日中國所必需的環境來，他老人家幾十年前就看到今日。所以曾提出了「迎頭趕上」一詞，可提一般人大多不覺悟，仍以模仿為能事，事實中國是在千難萬苦中踏上了三民主義的大道，而模仿外國甚麼世界主義，社會主義，國際主義，等等約舉動，無一不證明時代在前進，模仿來不及的真象！我們不是已覺悟，到這一點了嗎？所以更進一步的覺悟，「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

今日尤其要負雙層責任，一是切實設法實現。總理的建國方略，一是觀察過去現在而準備未來世界的需要！人海中的強盜，像自然的道理說，暫且還斷不了種！

悼劉君少山同志

人生最悲痛的事，莫如亡國，死親，故好友，因為國亡了，就要當亡國奴，親死了就會成了「沒人疼的孩子」，好朋友物故，就如傷右手，這三樣事不論碰到那一件，都感傷於腦而痛於中，味道是苦是辣？誰也下不了適當批評，那祇有自己知道。

劉少山這個人，在陝北，尤其在二區，凡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沒有不曉得他是個英雄，真革命的佩服他的正大光明，反革命的恨他大公無私的確，就憑他那一副精幹的筋腸，和堅忍的態度，心裏稍爲有毛病的人，見了他絕對不會不紅臉，並且他生就的一對的英雄眼睛和遠大的抱負，他第一次見人的面，就可以知道你的好壞，他碰到一件國際國內或朋友私人的重大或渺小事時，馬上就能判斷出未來的演變，他還有的是清廉的胸襟和堅決的意志，他在綏德當了長時期的教育科長，但是他依然穿不上吃不上，而他十幾年來，永遠是拚命的爲三民主義而奮鬥，爲國家民族的獨立復興而流血。——但是，他居然死了，活勃勃的一員革命健將，就被環境逼迫的臥了病，並且兩眼一閉的離開人世死了。

屍體直挺挺的躺在一個地方幾歲長子兩歲次兒，在那胖胖的少山夫人懷裏莫明其妙

的流淚，那自出嫁沒和先生拌過嘴的女人，東看看死屍，西看看孩子，想想過去，想想未來，終於哭了，淚和涕的滙流，叫任何人看到，心裏不能不難過？

是誰要了他的命是誰害死了他？

三民主義的實行失掉了一個忠實份子，國家民族死去了一位英雄，他的家裏再也得不到他的經理，奮鬥的同志們失掉了一位朋友，那高個，靜默，熱烈，堅決的劉少山，實在不該死——該死的人太多了偏不死！不該死的反而死了，這個理實在叫人說不清，是誰給本黨逐去了這位同志？誰給國家消滅了這個中堅？他是不放心的死去了，這仇應該怎樣尋報復？

少山君！你是死了，放下的事誰替你做？你的志向，誰是繼承者，國家民族多事之秋，這是多大的損失啊？那些喪心病狂，狼狽為奸的壞人們內心裏笑了，因為從此再沒你這般鋼鐵般的革命力量，去阻撓他們，打擊他們你這一死啊黨國損失誠不可數計！你的革命同志們只有跺腳捶胸，罵天恨地，切齒咬牙，怒眉豎目，他們不是恨你死了，而是恨害你死了的人。

少山的歷史自有知者申述，在這裏用不贅詳說，不過他這一生只一次的死，今日給予國家民族家庭朋友的損失，實在是叫人不能不痛哭，這革命的健將，已永遠離開他的

集團，他的家庭，而和人生斷絕了關係干淨的向死國去了，沒有絲毫的留戀，因為他不能啊！

少山死了，我希望祇是死了肉體，偉大的革命精神能永遠做我們的模範，能永遠的影嚮到中國革命吧！

二九，十二，三十一，於塞上

勢利眼

並不是發牢騷，人生真是莫明其奇怪，頭上長眼睛，上帝賦予他的權，祇是看，誰叫他也趨炎附勢，特別看重勢利呢？

不管多大的官，不帶背盒子砲的護兵，不穿新鮮的衣履，管保洋車失也對你看不起，不向你攬生意，到機關去辦公，站門的衛兵也會對你衣破厲色杜門而不納，總理演之於前馮玉祥先生趣事更多，總裁便服去訪老農，老農也以平常老鄉待承，假如公開的總理，總裁，馮副委員長公開吻身上那裏，誰還會攔駕？

委員長長下了鄉，老百姓着了忙，怕是怕，羨慕不能說沒有，人多勢衆，簇簇擁擁

誰敢看不起？然而委員局長的父親也是老農，卸任而歸，誰還理他？

最厲害是下等人的場合裏，戲院、書場、妓院、理髮店、廣貨鋪、小飯館、種種地方的人，專眼睜睜，睨來人的裝束，衣冠楚楚的客人，總是小心招待，衣服醜陋的人物，就會帶理不答，你發怒嗎？他比你還硬！戰時小公務員，這味吃的最多！但是也例外，譬如歪帶破禮帽，斜穿破大衫的便衣偵探和小痞子，就可以得另眼的看待！

開會當代表，沒有一身新衣一雙皮鞋，管簽到的同志，也會向你丟白眼，招待員儘向有土的凳子上讓。穿西裝的人，自會受人青睞，這好像已成定律，不易挪動！

以衣冠定勢力，所以地位和衣履有關係，而不肖之徒，也會沐猴而冠，到街上唬鄉下佬！學徒的穿上呢子制服，到處被稱先生！妓女穿綢緞，混充太太，弄的人們撲溯迷離莫分究竟，所以這又不光勢，且有利焉！

大腹便便的商賈，神氣十足的污吏，遺靈豐富的少爺，光怪陸離的戲子，是怎樣的戲弄着人們的眼，爲了眼的痛快，又怎樣牽拗着人們的良心？

項羽劉邦不是看見始皇的儀仗威風，何常會起「代之」——「應如斯」之野心。張別古的烏盆，生前要他把銀子露了白，趙大怎麼會要他的命，要他命前却是一頓酒肉。

孟嘗君起初何常把馮驩看在眼裏，晏子使楚，守門人要是瞎子，又怎會弄的差點走

狗門？雖然敝衣裏有名士如龐士元者，而劉備一樣先給他個菜湯縣長！罵劉備的不都是罵草屨小兒嗎？其實賣草鞋有甚麼可恥？這都怨人們不對眼！

講戀愛的先從看模樣，然「天配衣裳馬配鞍」，華麗衣服好像可以代表地位面孔，財富，穿破軍裝的總司令，在人不知時，也不易有女人愛！而乞丐中女士，在有錢男人們看去，直似灰土！所以女人燙髮，高跟、擦胭脂、抹粉，意在叫人賞鑑！甚麼叫美？錢的代名詞而已！最少是在現在。

大學畢業當局長，有勢有利，誰管他作的甚麼事！科長引誘部下打麻將，在人們眼中是應該！破衣花子，要一口饅頭吃，都會給他一個當頭砲！因此不知深淺的孩子們，覺得拍上委員的馬屁，無上光榮，手中有百元，就是天之驕子，趾高氣揚了！假如旁人沒眼，反應又是什麼？

地位高，財產富的人，永遠被別人崇拜，看得起；地位低，窮酸鬼，永遠爲人卑視，然而一時因裙帶而飛黃騰達，或發的是國難財，還是請他別驕傲，小心「鳳凰下架不如鷄」！

我不是唯物者，也不是唯心者，我只覺得：假如我們的眼都是瞎子，或許世界只有可觀，不見得有那麼些眼紅而心黑的事發生，最少人們的心誠實忠厚了許多！

西班牙爲甚麼出兵幫德國，日本爲甚麼惟美之馬首是覘，然而我們如果本身不健強

，光看着人家生氣或光憑辭令交涉，那都是白費！

勢利！勢利！恐怕是專爲人們的眼才有的魔障吧！世人爲之陶醉了！我怎樣又會不嘆息！

到底勢利爲眼生？還是眼爲勢利生？還是人們多事？

三〇，十一，十五，

新官僚舊花樣

以前軍閥時代所有的官僚習氣及花樣，章文雄君曾以「閒話舊官僚」一文問世；末尾有「嗚呼！軍閥，嗚呼！蠹賊！」其意似乎對今日公務員中尚有暗示，既遣恨舊官僚，以睨目新官僚，不平之氣，躍躍紙上，今會嘗過官僚味道的人們，不禁同感於梗直者之冤枉，忠正者之悲哀。

某一天，拜訪一位在某機關服務的朋友，他第一句告訴給我說：「失業了！」他不素勤於職守，從未曠職，在×機關三年來，不但成績卓著，而且同人無不欽佩其精神能力，不但青年們對他見而仰慕，即一般老一輩同事，人前背後，也沒一個不稱讚他的，他本身既無絲毫嗜好，又能潛移默化出人，雖然不是那末了不得的人才，可也够的

上一個現代的青年；他要失業了，那就沒了天理！他簡直以為他是和我開玩笑，他在板住面孔問清楚以後，果然是失業了，並且已竟將近兩個月的光景。

爲什麼會失業呢？那就是犯了「人地不宜」的罪過，並且又得罪了那「主管的親信人」——「第二等主角」，原因是他青年火旺，好打不平，機關裏×科長，率獸食人，操縱事權，開辦合作社私肥腰包，把持人事，排除異己，其實呢？那科長也沒在主管面前說他壞，他是告勸主管把他調去別處，某機關有他存在，科長之流那一羣是感覺頭痛的，可是抓不着充足理由，狡猾性成，自然要用一套「錦囊密計」，把他盡方向上抬，實際就是「抬的高跌的重」，「一個正氣耿耿的他弄的」英雄無用武之地，「自然要自己告退其計巧妙，其意可惡！」雖然在同事中沒有不好可是別人因爲了自己的飯盤，也真「愛莫能助！」何況其事作的圓滑。陣勢佈的嚴緊自作聰明的主官屈被欺瞞，而履行其計策，下級職員，誰不緘口，以免禍延人單勢孤，性情激烈，在人家圈套裏自強屈服從命，違命等於辭職，於是失業，那現在的「新官僚」得到勝利！

花樣雖巧，並不新穎，前人鬥爭，亦曾施用，對於陰柔之士，則用兇暴，對於陽剛之人，則用巧技，例子自有，一時難舉，冷眼現在，猶有不平，人爭之現象，勝於工作，固只限於少數，而一馬不良，亦可害羣，忠正之士，遭意外打擊，冤枉向誰申訴？此不平又須何人抱打耶！可惜，那昏聩主官，猶以用得其人，矜驕於上，殊不想賢門路塞

，魔路張狂，將來真跡暴露，公於社會，名譽事業，棄之一旦，將何以了？將何以了？

嗚呼！官僚！嗚呼！花樣！

哀哉！忠誠！哀哉！梗直！

西安市上的畸形發展

一個現代戰爭的後方城市，在某種條件上，必然要有畸形發展的現象，西安這個古老的地方，從被戰神抹上幾次血腥以後，引誘着幾種事業，增加了數量，特別顯著的，好像是醫生，照像律師，妓女，小廣貨店，幾種，這種職業的特殊發展，不由叫人感到幾種可恥的火，在燒着。

(一)

假如你高興，破着三五天的工夫大街小巷的去溜轉一遍或者忍耐的看看每日報紙廣

告欄，甚至遊逛一下鐘樓洞，公共廁所，那你很奇怪的會感到醫生招牌多的要你冒一頭豆大的汗珠，醫生是爲病人而有的，這麼多的醫生，約略算計一下也有個千而八百家的，甚麼「中外名醫」，「國醫」……「相與競賽，爭而標榜，每天每醫生當然要治三五個病人，並且聽說各大醫院，還有人滿之患，這樣一來，西安的病人，恐怕要多的沒法統計了，由此我們可以想到這些病人的疥癬；寒症，熱症，風症，這症，那症，東症，西症，還有梅毒，淋症，下疳，痔症……等等，滿够一個醫生記的了，這些症是否都有病菌？是否都是可以致死，暫且不表，只說這些病了的影响抗戰建國，誰能不承認大不可比？誰不嚇一大跳，然而得病必有得病的原因，人死必有致死的道理爲甚麼西安會有這麼多病的因素呢？一言以蔽之，自作而已。且亦有被人造成者，如庸醫假充內行，認傷寒爲瘧子敵機轟炸後的殘廢者，汽車輪下的流血人，電影院門口擠墮胎的女人，受人騙變成神經病的弱者。

還有，還有很多，可以說都是倒運被別人捉弄的，但主要的還是怨自己的多，如害近視病的野心家，害財迷病的好商，害貪污病的公務員，害花柳病的妓女孝子，害胃病貪食者害肺病的文化人，害瘋病的，害色盲的，害憂鬱症的……等等，千奇百怪，無所不有，都可以說怨自己認不清社會，認不清人生，貪財傷身，求色致病，亂吃被害，悲觀喪生，甚至有錢的，「有病亂求醫」，沒錢的生病只有挨，有病不治，無病找

病等因，一直鬧的遍地病夫，不愧東亞病夫了。前些日子，衛生處舉行甚麼衛生展覽會，參觀的人很多，但是否發生影響呢？我實在不希望曇花一現就算了，應該設法進行兩件事；

一、取消爲混飯碗的庸醫，要他到前方去抗戰去，鼓勵有本事的醫生爲羣衆服務，澈底肅清預防病菌的傳染。

二、嚴厲懲辦奸商，取締賣淫，賣野藥的社會蠹賊，這些事，是個人就應該警覺，拿一面鏡子，照照是否自己太不健康，躺在床上。以手捫心，是否跳的不正當，更要用機靈的理智，論觀的腦筋，判斷一下是否自己能把持住自己不生病？怎樣才不生病？怎樣才不被人玩弄？

我覺得病人多最可恥，拳頭碰一下頭，免強貢獻幾句話；

- 一，要不生病，必須知足，切莫財迷心竅。
- 二，要不生病，必須行爲正當，切莫染沾嗜好。
- 三，要不生病，必須吃喝有定，切莫亂吃零食，尤其是應酬之席更吃不了的。
- 四，要不生病，必須樂觀，苦幹，切莫悲觀，懶惰，頹靡。
- 五，要不生病，必須自信，切莫亂投庸醫。
- 六，要不生病，必須勤勞，創造，發明新的科學技術。

七，要不生病，必須聽人勸，因為「聽人勸，不遭難。」

(三)

照像館的多，當然是照像的人多，作這買賣賺錢，但是這裏證明了一件事很多的方法，幣流入了敵區；爲甚麼這末說呢？試看照像用的器具，材料藥品，有那一樣是我們自己出產的？固然，人類進化到現在，好多事多需要像片然而我們不會自己創造各種器具，材料，藥品嗎？張治中將軍說：「中國留學生是參觀外國的，回國後好去買，」莫非中國的留學生及科學家們就是這樣劣嗎？假如要沒能耐，就應該不照像！

尤其是照像館的門面裏，擺的大多是唱戲的，妓女摩登的媚態影，這實在太沒價值，爲甚麼老爺們不把前線殺敵，我方衛國的將士們照片，加意修理擺起來呢？爲甚麼不拒絕給妓女，奸商們照像呢？

戰時的一切。應該合乎生產條件，無謂的消耗是應該取消的，燙髮高跟的野雞和大幅便的好商，是應該被一切人卑棄的，照像館的老爺們，請你們儘量減少從敵區來的材料，並優待軍人照像，提高「迷死」一摩登——奸商們的信碼，盡你們也是中國一份子的心，切莫恨自己發不了財，儘管向「準奸商」路上走。

(四)

對於律師，更有些不好說話，律師之爲排難解紛，替大衆伸公理，代社會謀光明，有如醫生之爲治病者一樣，然而，請閱報紙，不是某律師代某人警告某人，就是某律師給某女士代理離婚，甚至某律師受聘某商店常年顧問，這種現象，不啻說，律師是爲了鈔票，只要鈔票，黑的也能變成白的，所以有錢人打官司，只要請一位鼎鼎大名的律師，就是拐騙了人家，欺侮了人家，也可以是合法的，並且不用親身到案，就難打贏了官司，沒錢的人打官司，就不行了，十成理不如一條法律，明吃苦，沒有辦法，譬如老婆讓人拐跑了，沒錢只有干看着人家逍遙法外，因爲他請不起律師先生，不跟人家有錢啊！現在的律師先生們，須有一部分是這末個做派，誰知道他們之用心，是爲何呢？給人離婚好像是一件好事，但假使沒錢的人你管他嗎？給商店作顧問，當然替商店說話，假使商店老板是個奸商，又應該如何呢？

律師都在都市，農村沒有，因爲農村沒有油水。

戰後的西安人口增加了，律師也多了，焉知黑幕不隨之更多了。

(五)

大街上醒目的人，要算那些花枝招展的妓女占頭位，厚厚的胭脂粉，新新的仇貨旗袍，頭上的燙髮，像個騰毛羊屁股，脚蹬高跟鞋，定如羊蹄子，扭哇扭的，風騷百般，

看見穿破軍裝的兵大爺直咧嘴，看見西服革履的流氓，直抿嘴，莫明其妙之大，甚且深矣！

養着奸女的是奸商，有一次偶然拾到一張江南旅館的留客報告單，住的都是商人，可見商人的抬高物價是有原因的，這原因就是去向妓女盡孝。

假如有奸商，妓女不但減少，並且要餓死了，那能如今日之貽害社會，眩惑青年，妓女在社會上純粹是寄生蟲，然而奸商却是妓女的兒子。

西安妓女，充滿着各街，莫非這些女人不作妓女，就會餓死嗎？當局不能嚴加取締嗎？最好是把妓女都要她們去作工，叫她們想享受，反吃苦，不然許多小姐太太也跟着妓女學的不知廉恥了，實在可惜的很。

政府設了婦女部，婦女應該正式給國家出一點力量，如果一步步的走上妓女式的寄生生活，最後的歸宿除去作老板子，又怎麼了此一生活呢？戰時國家的後方，婦女在生產地位上，何其重要？妓女畸形的發展，這是極糟糕的現象，希望當局及婦女界有心份子，注意點吧！

(六)

街上仇物最多的，要算一般小商店，一間門面，兩三個人滑頭滑腦的，看人要價，

一元錢的貨，張口是五元，買主一還價，他就賣給你，除非他要十元你還五角，那他會很冷淡的一揚頭不理你，他知道：上他們店裏去的，都是小公務員，很容易欺侮。沒有多錢去大商店，非買他們的不可，所以很會端架子，這買賣又不受氣，又賺錢，作這個的也就相當多了，然而，他們也有一套本領，他們會偷到敵區去運仇貨，他們會偷過關卡而不納稅，更會挾制買主給他最高的厚利，一兩千元買來的貨，要賣一兩萬元，但是他們還有一套能耐，就是去給妓女盡孝，所謂轉入掙出者，即指此乎。

有人說：西安市上的拾元五元的小票都被他們運入敵區，這話也似乎近乎情理，但我始終爲他們擔憂，一輩子給鈔票作奴隸，落個奸商，不幸再由妓女染上梅毒，貽害子孫，這有甚麼價值？假如到週身惡疾，病危於床妻啼子叫的時候，迴想一下，到底爲了甚麼？

都是中國人，救國後人是恥辱的，不但不救國，還腐壞社會。作民族罪人，多麼沒味！有心的人，有良心的人應該警覺，停止了這無意義的人生！走上有意義的大路，正當當的給國家出一膀子力，以贖前愆。

(七)

一隻小雞，在生長的時候，今天是一個樣子，明天又是一個樣子，但是等到牠長成

了，今天如此，明天依然如此，因為牠不能長成了鳳凰，本來雞就是雞，你要牠下鴨蛋是不行的，一同生於母懷，長於社會的人，有的成了民族英雄，有的成了民族罪人，這全是一種潮流的浸潤，一種污泥的沾染，幸虧人類是萬物之靈，「苦海無邊，回頭是岸」。

社會之腐蝕，由於人心之墮落，其實呢，吃虧的還是作惡的人們。

中國經過這次的抗戰，已經脫去了腐舊的黑衣，走上光明大道，社會上於羣衆盡利，而會貽害國家的寄生蟲，很容易的要被淘汰的，不能及時覺悟，即將永爲千古敗類，畸形發展是不正當的。

時代是「科學的羣衆時代，「國家需要的是「國防人」，各部門生產事業，都缺人才，身爲中國人的人們，實在要提高政治的認識，別再做粉紅色的夢了。現在需要的是埋頭苦幹，努力生產的健兒，像贅瘤的人們，將變成渣滓而排棄於陰溝中了。

有朋友自前方來，說西安的現象，太不緊張，太沒戰時的意味了，令人傷心，有良心的人們，醒醒吧！

三〇，五，五，於西安

向河北劇人說幾句話

三月三十日的報紙上，登載着「河北旅陝同鄉會在世界大舞台假座公演」，這當然是河北的劇人們又顯露他們的身手了。他們唱的是京戲，更是定而不疑的；因為所謂「京戲」也者，乃是河北劇人的鄉音，也可以說是河北人把他發揚光大，雖然現在的（京戲）已成我國戲劇中的主要東西。演它的腳色（劇人）也不祇限於河北省人；但無論如何，京戲和河北是有着密切關係的。惟其如此，所以我要向河北劇人們說幾句話。

我雖然也是河北人，但京戲和我卻沒有緣法，我不但不懂京戲，並且還沒有多去聽過，不過從些別人的嘴裏，倒常聽到談論「京戲」。不是河北人的他們說「京戲」退步了；是河北人都說「京戲」院裏的買賣不大好；這或許是實情，因為我曾親自去大舞台觀光過一次，到唱壓軸戲了，戲位還空着很多，除去幾個稱為有名的角色，穿的行頭，是自備，尚可入目外，其他配角多是破舊不堪，甚至一齣「南北和」也不能開鑼，如此當然影響了生意，這其中不無原因——經過我幾度的思量，覺得最主要的有幾點如下：

一，無論甚麼藝術，它必有它的時代性，時代日進，它也就必須跟着日進；不然就會落伍，退步。京戲的脚本，大多是昇平年頭的產品，到現代當不免大多失去時代性，目

前中國社會所需要的，不是「點狀元」，大賜福」之類的東西了，中國人已覺被神聖的抗戰滅了心骨，他們所需要的是與抗建有關的東西，古舊的平凡的戲劇，再不能鼓起他們的心骨，目前的「京戲」，就犯着這老大的毛病。

二，劇人們的從業 大多是飯盃主義，可以說沒有一個人是爲事業而演唱的，甚麼是事業？一個國民的一舉一動，竟忘了國家民族，處處以救國爲前提，這就是事業，這才不愧作人一生。一京戲一的演員們，被生活所迫登了台，戲院老闆們，爲着發財才開戲院，一馬二虎的以掙到錢爲目的，在過程中絕沒有顧及其他，而求進步的，固然這不能說，掙錢不對，但是掙了錢，進了步，爲國家盡了義務，不是更好嗎？祇是掙錢，而不顧後來的崩潰，那也太短見。一京戲一當前的不振，何常不是這原因？

三，戲院老闆們的頭腦不清楚，不曉得藝術與國家的關係，只知道惟法幣是圖，他是自私，有錢的越不投資，以致辦戲院的資本有限，不能從根本作起，既不能專「打一班」新人物，又不能拉攏住好脚色，如此戲的演出，只是老古董，生意的取獲；自然江河日下。

原因多的很，但主要地我以為還是以上三點總括起來說：就是一夫去時代的需要，二，劇人們缺乏創造性，三，戲院老闆太單純。由於此，「京戲的地位降低了，落伍了。社會上的人們，卑視着它，看不起它，將離棄了它。藝術自爲藝術，成了飯盃藝術，

淪於日趨沒落的狀態中。

河北人於「京戲」，像印刷術，指南針是我們中華民族的發明一樣，曾經譽滿中外的國粹，今日居然停在了遲滯的階段上，這在河北劇人們的本身上，是不光榮的，也可以說是莫大的恥辱，看一看那一種事沒跟上抗戰建國走？那種人還能以十八世紀的作風在現代行的開？「擇善」可以「固執」，假如要進步才行的，那就不能故意向後拉，現在所需要的「京戲」不再是「國郎探母」一類脚本了，而是需要「投筆從戎」或者是「木蘭從軍」一類的脚本；演員們再不應該單純的爲了生活而演戲，而是應該以救國宣傳，以創造藝術爲宗旨，戲院老板們更不應該以掙錢發財爲目的，而是應該以光大藝術，以獻身抗建爲出發點，更希望河北旅陝同鄉會的負責人們，顧及到河北的面子，設法集一筆鉅款，專門設立一個京劇院，從改良劇本，訓練新演員作起，以促進抗建大業，喚起國人迷夢，爲宣傳主題，積極求國民獻身國家，一切爲了國家觀念的推進。協助那些以藝術吃飯的人們，也盡一份天職。

據我個人調查，在西北的河北人很多，京戲院中的劇人，也不全是河北人河北旅陝同鄉會也相當的活躍，關於這個重要的事業，只要真心辦絕不成問題，不過就是看辦不辦了。

閒談 耗子

我國自從和日本鬼子開了仗，人們就統把精力注意到抗戰上，不料給耗子造成了活動的良機，鬧的天昏地暗，把人們擾的頭昏眼花，幾莫辨紅白，到現在很多人還大驚小怪，指黑道黃，莫明其究竟，這我們不得不不要費些筆墨，來談一談耗子。

耗子本名鼠，是地球上的一種小動物，最討厭的是：有人的地方。就有耗子，牠會悄悄的在牠的窠裏生產兒子，製造羣衆，更能趁人們不注意的時候，挖掘新穴，潛伏份子，牠們的特性是晝伏夜動破壞騷擾。

受過訓練的白耗子，還可以登台做戲，聊齋上就說過，「有丐者，持小籠，畜鼠數頭，丐者口含小哨，一吹，啓籠出小鼠，飾以衣冠，搖擺作戲，宛然小人，誰不能吐一言，只能隨丐者之哨響而舞其傀儡之劇」，這種玩意兒，不過是一般遊手好閒，無賴流氓們的求生之技。但是那些無知的耗子都作了他們的工具，這固然是耗子本身太薄弱了，容易上流氓們的圈套，然而這些被棄於人類社會的流氓們，也算是苦用心機，苦用其手段了。

耗子專愛咬嚼人們的好衣服，好鞋襪，好食品，又專愛咬點人們的好箱子，好牆壁

，又專愛吃些好土地，因為他們自己是無產者，看着人們的好東西生氣，其破壞能力雖然不大，但是游擊的技術，也够利害，不信看，毒藥、餓餉，靈貓，到處都有，可是耗子依然橫行於世界，娼歌於社會，牠繁殖的既相當快，而生成的機警善跑，乘人不在，牠會出擊，奇襲制勝，人來了，牠躲在人摸不到的地方，亂跳亂叫，表示牠有點能力。

耗子王，曾經命令牠的部下，啣一顆鈴子，去掛在貓尾巴上，好能以知道貓的行動而逃避，但是他的部下殺身成仁了。有沒達到目的，鼠王很着急，只好一面在一個穴洞口，時隱時現，調虎離山，引作貓的視線，一方面牠想搬家到另外地方了。這實在是一敵來我退」的妙辦法，奇怪的是，牠們居然會創造這滑稽的戰術，哄騙或牽制除害的隊伍。

晚上睡覺的時候，偶照被頂棚一種聲音喚醒來，沒經驗的人，一定會疑惑穿窗之盜挖窟窿，但是老於經驗的人，就馬上會知道這是鼠獻技，行動自由，其目的不過騷擾和掘取食物，毫不奇怪，祇要吶吶一聲，鼓牀一聲，就會叫的耗子退避三舍，匍伏聽風，等到人們靜靜的睡着子，牠就又故態復萌。任意娼狂，毫無忌憚，雖其毒害人類的本能了。

有人說，耗子吃了鹽會變蝙蝠，靠住靠不住，我不敢保險，但是他就是再變，也還

不過依舊是鼠頭鼠腦，不鳥不獸而已，其本性宛然猶在，此之謂變形不變性，要打算由老鼠變成人，那非死了再托生一下不可，因為「以前種種」可以作為昨日死，「以後種種」可以作為今日生，不徹底改造，孽根是斷不了的！

耗子趁着人們去殺鬼子，在後方住戶，飯館，工廠，機關，以及公共廁所裏，都佈置上羣衆，企圖擾亂，殊不知，這正是牠的絕種時運了，因為人們在耗子少，不露頭的時候不願費那精力，消滅牠，以體上天好生之德，假如耗子不自量力，妄想天開，想圖謀不軌，正式行動的時候，人們不得不略抽一分力量，畜貓，儆獮，配藥，打擊，消滅，這個後患了。

老實講：耗子想變人，莫說是作夢，就是想作貓也不過是徒勞心力，自取滅亡而已，嘿！人們打鬼子打的單調無味了，捉一會耗子，作為消遣罷！看耗子能不遺跡，猖獗幾時？

耗子的徒弟，子孫們出牠們投錯胎了，可惜了牠們的精神，牠們應該犧牲了舊生命，求牠們的新生命！第一步，就是先羣起咬死老鼠王！

被耗子鬧昏了神經，擾亂了目光的人們明白你們是害的苦腦病了吧，再莫大驚小怪，數黃道黑的作耗子的傳聲筒了，作個正正當當的人吧！中國人，就作個中國人吧！不然我豈不白論了耗子；我知道對耗子論理沒用，但對人講耗子，人總會恍然呢！

向那裏去？

「風是兩頭，屁是屎頭」美國重要大員，有續借款項給我國的話，這事實就用不着說它靠不住。如此日本強盜，他「向那裏去？」要去得罪美國吧，一點半星的力量，像「一根火柴」般的沒用把美國大紳士的手「燒令起一個燎泡，「螳臂何能擋車」？動負全部海空吧？在中國地泥住腳的皇軍們，一定要吃大虧演一個「顧彼無暇」不去得罪美國吧！不但「紙老虎」又保不住，「而軸心國家」的資格，就根本取消，滇緬路開放，是我國外交勝利，對日本的打擊力量，平空又添了許多，管叫他，一敗塗地「牠沒有路，祇有「退避三島」！

最後勝利的時間。最少是縮短了，不禁為汪家班子担心，後台折了，傀儡戲怎唱？國家勝利了以後，他們「向那裏去？」一出洋管保沒人看的起，下野裝良善百姓，良善社會犧牲他們的，沒路，只有「跳東海！」

抗戰是破壞，建國是建設，抗戰勝的以後，我們「向那裏去？」總裁在作「心理的建設」，書的中心意思，就是感於戰時沒預備戰後，建設工作不跟破壞工夫緊張熱烈；

也就是因爲大多數的中國人不澈底明白三民主義，破壞與建設，抗戰和建國，這差不了甚麼：我們要不及早覺醒，建設三民主義的心理，等戰後走頭沒路。只有「抓瞎」！抗戰勝利之曙光，已漸漸放大，建國工作，即已開展，「囤積居奇」「發國難財」的奸商們，一向那裏去？一國難將完，貨將跌價，把貨物放下去吧，賠本！現在賣吧，捨不得！等到「鞭敲金鑼響，人唱凱歌旋」的時候，他老先生們，沒路？只有「氣死」。

慢着！這些都是「替人耽憂」，目前陝北如此，青年們「向那裏去？」我沒話說，請想！

二九，十，於陝北

編後的話

真大胆啊！我的雜集真要和社會見面了！惶恐！惶恐我既不是甚麼名作家，也不是甚麼大學文學系的畢業生，淺鮮的感觸，不通的文章，也出甚麼集子，確乎有惹人冷笑的可能；但是我請你別笑，拿出同情的青年心胸，給我一個批評吧！如果低興——不高興——的話，罵兩句也似乎可以！因爲我自知有罪！

不過，青年的作品，也不一定都是牢騷，更不一定都是妄言，其中三句兩句也或許

有些深意，這要看讀者是否肯想，想了！

這是被民國二十九年七月我在陝北榆林的陝北日報彙編發表的起，到三十年十二月我在西安晚報路燈欄所發表的止，內中有四篇是「西北文化月刊」上發表的約共四十多篇，雜文頭目很亂，題材很雜，並且文體也是隨意而爲的，可以說完全是自己的創見！似乎自許可取的一點，也就是這！

在書局允許出版的時候，我興奮的紅了臉！因爲我這早年失學的人，居然也有一本所謂書的東西出版了！二十二歲的流浪者，四年來得到自力更生的結果，也不無一點小安惠啊！

希望着讀過這一雜感集的人們，坦白磊落的給我一個批評或指導，讓我「百尺竿頭，再進一步」！

柳絮，一九四二，三，一〇，於西安書院門公字一號內。